

资治通鉴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五十

讀醫藥辨讀皇極經世一書富國強國國富皇三百餘言其言極矣

勅編集

唐紀六十六

起上章執徐盡強國大淵獻凡八年

懿宗昭聖恭惠孝皇帝上

咸通元年春正月乙卯浙東軍與裘甫戰於桐柏觀前范居植死劉勅僅以身免乙丑甫帥其徒千餘人陷剡縣開府庫募壯士衆至數千人越州大恐時二浙久安人不習戰甲兵朽鈍見卒不滿三百鄭祗德更募新卒以益之軍吏受賂率皆得孱弱者祗德遣子將沈君縱副將張公署望海鎮將李珪將新卒五百擊裘甫二月辛卯與甫戰於剡西賊設伏於三溪之南而陳於三溪之北壅溪上流使可涉既戰陽敗走官軍追之半涉決

讀書



壅水大至官軍大敗三將皆死官軍幾盡於是山海諸盜及它道無賴亡命之徒四面雲集衆至三萬分爲三十二隊其小帥有謀略者推劉暉勇力推劉慶劉從簡群盜皆遙通書幣求屬麾下甫自稱天下都知兵馬使改元羅平鑄印曰天平大聚資糧購良工治器械聲震中原 丙申葬聖武獻文孝皇帝于貞陵廟號宣宗 丙午白敏中入朝墜陛傷胷肩輿以歸 鄭祗德累表告急且求救於鄰道浙西遣牙將凌茂真將四百人宣歙遣牙將白琮將三百人赴之祗德始令屯郭門及東小江尋復召還府中以自衛祗德饋之比度支常饋多十三倍而宣潤將士猶以爲不足宣潤將士請土軍爲導以與賊戰諸將或稱病或陽墜馬其肯行者必先邀職級竟不果遣賊遊騎至平水東小江城中士民儲舟裹糧夜坐待旦各謀逃潰朝廷知祗德

懦怯議選武將代之夏侯孜曰浙東山海幽阻可以計取難以
力攻西班中無可語者前安南都護王式雖儒家子在安南威
服華夷名聞遠近可任也諸相皆以爲然遂以式爲浙東觀察
使徵祗德爲賓客三月辛亥朔式入對上問以討賊方略對曰
但得兵賊必可破有官官侍側曰發兵所費甚大式曰臣爲國
家惜費則不然兵多賊速破其費省矣若兵少不能勝賊延引
歲月賊勢益張則江淮群盜將蜂起應之國家用度盡仰江淮
若阻絕不通則上自九廟下及十軍皆無以供給其費豈可勝
計哉上顧官官曰當與之兵乃詔發忠武義成淮南等諸道兵
授之裘甫分兵掠衢婺州婺州押牙房郅散將樓曾衢州十將
方景深將兵拒險賊不得入又分兵掠明州明州之民相與謀
曰賊若入城妻子皆爲菹醢沉貨財能保之乎乃自相帥出財

募勇士治器械樹柵浚溝斷橋爲固守之備賊又遣兵掠台州破唐興己巳甫自將萬餘人掠上虞焚之癸酉入餘姚殺丞尉東破慈溪入奉化抵寧海殺其令而據之分兵圍象山所過俘其少壯餘老弱者蹂踐殺之及王式除書下浙東人心稍安裘甫方與其徒飲酒聞之不樂劉晔歎曰有如此之衆而策畫未定良可惜也今朝廷遣王中丞將兵來聞其人智勇無敵不四十日必至兵馬使宜急引兵取越州憑城郭據府庫遣兵五千守西陵循浙江築壘以拒之大集舟艦得間則長驅進取浙西過大江掠揚州貨財以自實還修石頭城而守之宣歙江西必有響應者遣劉從簡以萬人循海而南襲取福建如此則國家貢賦之地盡入於我矣但恐子孫不能守耳終吾身保無憂也甫曰醉矣明日議之晔以甫不用其言怒陽醉而出有進士王

輅在賊中賊客之輅說甫曰如劉副使之謀乃孫權所爲也彼乘天下大亂故能據有江東今中國無事此功未易成也不如擁衆據險自守陸耕海漁急則逃入海島此萬全策也甫畏式猶豫未決夏四月式行至柿口義成軍不整式欲斬其將乂乃釋之自是軍所過若無人至西陵表甫遣使請降式曰是必無降心直欲窺吾所爲且欲使吾驕怠耳乃謂使者曰甫面縛以來當免而死乙未式入越州旣交政爲鄭祗德置酒曰式主軍政不可以飲監軍但與衆賓盡醉迨夜繼以燭曰式在此賊安能妨人樂飲丙申餞祗德于遠郊復樂飲而歸於是始修軍令告饋餉不足者息矣稱疾卧家者起矣先求遷職者默矣賊別帥洪師簡許會能帥所部降式曰汝降是也當立效以自異使帥其徒爲前鋒與賊戰有功乃奏以官先是賊謀入越州軍吏

匿而飲食之文武將吏往往潛與賊通求城破之日免死及全
妻子或詐引賊將來降實窺虛實城中密謀屏語賊皆知之式
陰察知悉捕索斬之刑將吏尤橫猾者嚴門禁無驗者不得出
入警夜周密賊始不知我所爲矣式命諸縣開倉廩以賑貧乏
或曰賊未滅軍食方急不可散也式曰非汝所知官軍少騎卒
式曰吐蕃回鶻比配江淮者其人習險阻便鞍馬可用也舉籍
府中得驍健者百餘人虜父羈旅所部遇之無狀困餒甚式旣
犒飲又賙其父母妻子皆泣拜謹呼願效死悉以爲騎卒使騎
將石宗本將之凡在管內者皆視此籍之又奏得龍陂監馬二
百匹於是騎兵足矣或請爲烽燧以訶賊遠近衆寡式笑而不
應選懦卒使乘健馬少給之兵以爲候騎衆怪之不敢問於是
閱諸營見卒及土團子弟得四千人使導軍分路討賊府下無

守兵更籍土團千人以補之乃命宣歙將白琮浙西將凌茂貞
帥本軍北來將韓宗政等帥土團合千人石宗本帥騎兵爲前
鋒自上虞趨奉化解象山之圍號東路軍又以義成將白宗建
忠將游君楚淮南將萬璘帥本軍與台州唐興軍合號南路軍
令之曰毋爭險易毋焚廬舍毋殺平民以增首級平民脅從者
募降之得賊金帛官無所問俘獲者皆越人也釋之癸卯南路
軍拔賊沃洲寨甲辰拔新昌寨破賊將毛應天進抵唐興白
敏中三表辭位上不許右補闕王譜上疏以爲陛下致理之初
乃宰相盡心之日不可暫闕敏中自正月卧疾今四月矣陛下
雖與它相坐語未嘗三刻天下之事陛下嘗暇與之講論乎願
聽敏中罷去延訪碩德以資聰明己酉貶譜爲陽翟令譜珪之
六世孫也五月庚戌朔給事中鄭公輿封還貶譜敕書上令宰

相議之宰相以爲譜侵敏中竟貶之 辛亥浙東東路軍破賊
將孫馬騎於寧海戊午南路軍大破賊將劉晔毛應天於唐興
南谷斬應天先是王式以兵少奏更發忠武義成軍及請昭義
軍詔從之三道軍至越州式命忠武將張茵將三百人屯唐興
斷賊南出之道義成將高羅銳將三百人益以台州土軍徑趨
寧海攻賊巢穴昭義將跌跌弒將四百人益東路軍斷賊入明
州之道庚申南路軍大破賊於海遊鎮賊入甬溪洞戊辰官軍
屯於洞口賊出洞戰又破之己巳高羅銳襲賊別帥劉平天寨
破之自是諸軍與賊十九戰賊連敗劉晔謂表甫曰曷從吾謀
入越州寧有此困邪王輅等進士數人在賊中皆衣綠晔悉收
斬之曰亂我謀者此青蟲也高羅銳克寧海收其逃散之民得
七千餘人王式曰賊窘且飢必逃入海入海則歲月間未可擒

也命羅銑軍海口以拒之又命望海鎮將雲思益浙西將王克容將水軍巡海蒞思益等遇賊將劉簡於寧海東賊不虞水軍遽至皆弃船走山谷得其船十七盡焚之式曰賊無所逃矣惟蓄罕嶺可入剡恨無兵以守之雖然亦成擒矣裘甫既失寧海乃帥其徒屯南陳館下衆尚萬餘人辛未東路軍破賊將孫馬駢於上畷村賊將王臯懼請降 壬申石拾遺內供奉薛調上言

以爲兵興以來賦斂無度所在群盜半是逃戶固須翦滅亦可閔傷望敕州縣稅外毋得科率仍敕長吏嚴加糾察從之 表王紳薨 戊寅浙東東路軍大破裘甫於南陳館斬首數千級賊委弃繒帛盈路以緩追者趺跌戮令士卒敢顧者斬毋敢犯者賊果自黃罕嶺遁去六月甲申復入剡諸軍失甫不知所在義成將張茵在唐興獲俘將苦之俘曰賊入剡矣苟捨我我請

為軍導從之茵後冉一日至剡壁其東南府中聞冉入剡復大
恐王式曰賊來就擒耳命趣東南兩路軍會於剡辛卯圍之賊
城守甚堅攻之不能拔諸將議絕溪水以渴之賊知之乃出戰
三日凡八十三戰賊雖敗官軍亦疲賊請降諸將以白式式曰
賊欲少休耳益謹備之功垂成矣賊果復出又三戰庚子夜裘
冉劉晔劉慶從百餘人出降遙與諸將語離城數十步官軍疾
趨斷其後遂擒之壬寅冉等至越州式署斬晔慶等二十餘人
械冉送京師剡城猶未下諸將已擒冉不復設備劉從簡帥壯
士五百突圍走諸將追至大蘭山從簡據險自守秋七月丁巳
諸將共攻克之台州刺史李師望募賊相捕斬之以自贖所降
數百人得從簡首獻之諸將還越式大置酒諸將乃請曰某等
生長軍中久更行陳今年得從公破賊然私有所不諭者敢問

公之始至軍食方急而遽散以賑貧乏何也式曰此易知耳賊聚穀以誘飢人吾給之食則彼不為盜矣且諸縣無守兵賊至則倉穀適足資之耳又問不置烽燧何也式曰烽燧所以趣救兵也兵盡行城中無兵以繼之徒驚士民使自潰亂耳又問使懦卒為候騎而少給兵何也式曰彼勇卒操利兵遇敵且量力而鬪鬪死則賊至不知矣皆拜曰非所及也 封憲宗子怵

為信王

八月裘甫至京師斬于東市加王式檢校右散騎常

侍諸將官賞各有差先是上每以越盜為憂夏侯孜曰王式才有餘不日告捷矣孜與式書曰公專以執裘甫為事軍須細大此期悉力故式所奏求無不從由是能成其功 衛王灌薨

九月白敏中五上表辭位辛亥以敏中為司徒中書令 癸酉

右拾遺句容劉鄴上言李德裕父子為相有聲迹功效竄逐以

來血屬將盡生涯已空空賜哀閔贈以一官冬十月丁亥救復李德裕太子少保衛國公贈左僕射 己亥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夏侯孜同平章事充西川節度使以戶部尚書判度支畢誠為禮部尚書同平章事 安南都護李鄴復取播州 十一月丁丑上祀圓丘赦改元 十二月戊申安南土蠻引南詔兵合三萬餘人乘虛攻交趾陷之都護李鄴與監軍李奔武州

二年春正月詔發邕管及鄰道兵救安南擊南蠻 二月以中

書令白敏中兼中書令充鳳翔節度使以左僕射判度支杜悰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一日兩樞密使詣中書宣徽使楊公慶繼至獨揖悰受宣三相起避之西軒公慶出斜封文書以授悰發之乃宣宗大漸時宦官請鄆王監國奏也且曰當時宰相無名者當以反法處之悰反復讀良久曰聖主登極萬方欣戴今

曰此文書非臣下所宜窺復封以授公慶曰主上欲罪宰相當於延英面示聖旨明行誅譴公慶去悰復與兩樞密坐謂曰內外之臣事猶一體宰相樞密共參國政今主上新踐阼未熟萬機資內外裨補固當以仁愛為先刑殺為後豈得遽贖成殺宰相事若主上習以性成則中尉樞密權重禁闈豈得不自憂乎悰受恩六朝所望致君堯舜不欲朝廷以愛憎行法兩樞密相顧默然徐曰當具以公言白至尊非公重德無人及此慙悚而退三相復來見悰微請宣意悰無言三相惶怖乞存家族悰曰勿為它慮既而寂然無復宣命及延英開上色甚悅是時士大夫深疾官官事有小相涉則眾共弃之建州進士葉京嘗預宣武軍宴識監軍之面既而及第在長安與同年出遊遇之於塗馬上相揖因之謗議喧然遂沈廢終身其不相悅如此

福王

縮薨 夏六月癸丑以鹽州防禦使王寬為安南經略使時李
鄴自武州收集土軍攻群蠻復取安南朝廷責其失守貶儋州
司戶鄴初至安南殺蠻酋杜守澄其宗黨遂誘道群蠻陷交趾
朝廷以杜氏彊盛務在姑息冀收其力用乃贈守澄父存誠金
吾將軍再舉鄴殺守澄之罪長流崖州 秋七月南蠻攻邕州
陷之先是廣桂容三道共發兵三千人戍邕州三年一代經略
使段文楚請以三道衣糧自募土軍以代之朝廷許之所募纔
得五百許人文楚入為金吾將軍經略使李蒙利其闕額衣糧
以自入悉罷遣三道戍卒止以所募兵戍守左右江比舊什減
七八故蠻人乘虛入寇時蒙已卒經略使李弘源至鎮纔十日
無兵以禦之城陷弘源與監軍脫身奔巒州二十餘日蠻去乃
還弘源坐貶建州司戶文楚時為殿中監復以為邕管經略使

至鎮城邑居人什不存一文楚秀實之孫也 杜悰上言南詔
向化七十年蜀中寢兵無事群蠻率服今西川兵食單寡未
可輕與之絕且應遣使弔祭曉諭清平官等以新王名犯廟諱
故未行冊命待其更名謝恩然後遣使冊命庶全大體上從之
命左司郎中孟穆爲弔祭使未發會南詔寇嶺州攻邛峽關穆
遂不行 冬十月以御史大夫鄭涯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十一
月加同平章事

三年春正月庚寅朔群臣上尊號曰睿文明聖孝德白上帝赦
天下 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蔣伸同平章事充河中節度使
二月棣王惲薨 南詔復寇安南經略使王寬數來告急朝
廷以前湖南觀察使蔡襲代之仍發許滑徐汴荆襄潭鄂
等道兵合三萬人授襲以禦之兵勢旣盛蠻遂引去邕管經

通鑑三百五
略使段文楚坐變更舊制左遷威衛將軍分司 左庶子蔡京
性貪虐多詐時相以爲有吏才奏遣制置嶺南事三月京還奏
事稱旨復以京權知太僕卿充荆襄以南宣慰安撫使 夏四
月己亥朔敕於兩街四寺各置戒壇度人三十七日上奉佛太過
怠於政事嘗於咸泰殿築壇爲內寺尼受戒兩街僧尼皆入
預又於禁中設講席自唱經手錄梵夾又數幸諸寺施與無度
吏部侍郎蕭倣上疏以爲玄祖之道慈儉爲先素王之風仁義
爲首垂範百代必不可加佛者弃位出家割愛中之至難取滅
後之殊勝非帝王所宜慕也願陛下時開延英接對四輔力求
人瘼虔奉宗祧思繆賞與濫刑其殃必至知勝殘而去殺得福
其多罷去講筵躬勤政事上雖嘉獎竟不能從 嶺南舊分
五管廣桂邕容安南皆隸嶺南節度使蔡京奏請分嶺南爲兩道

節度從之五月敕以廣州爲東道邕州爲西道又割桂管襲
二州容管藤巖二州隸邕管尋以嶺南節度使韋宙爲東道節
度使以蔡京爲西道節度使蔡襲將諸道軍在安南蔡京忌之
恐其立功奏稱南蠻遠道邊徼無虞武夫邀功妄占戍兵虛
費餽運蓋以荒陬路遠難於覆驗故得肆其姦詐請罷戍兵
各還本道朝廷從之襲累奏稱群蠻伺隙日久不可無備乞
留戍兵五千人不聽襲以蠻寇必至交趾兵食皆闕謀力兩窮
作十必死狀申中書時相信京之言終不之省 秋七月徐州
軍亂逐節度使溫璋初王智興旣得徐州募勇悍之士二千人
號銀刀雕旗門槍挾馬等七軍常以三百餘人自衛露刃坐於
兩廡夾幕之下每月一更其後節度使多儒臣其兵浸驕小不
如意一夫大呼其衆和之節度使輒自後門逃去前節度使田

年至與之雜坐飲酒把臂拊背或爲之執板唱歌犒賜之費日以萬計風雨寒暑復加勞來猶時喧譁邀求不已牟薨璋代之驕兵素聞璋性嚴憚之璋開懷慰撫而驕兵終懷猜忌賜酒食皆不歷口一旦音聚謀而逐之朝廷知璋無辜乙亥以璋爲邵寧節度使以浙東觀察使王式爲武寧節度使以前西川節度使同平章事夏竦爲左僕射同平章事忠武義成兩軍從王式討裘甫者猶在浙東詔式帥以赴徐州驕兵聞之甚懼八月式至大彭館始出迎謁式視事三日饗兩鎮將士遣還旣擢甲執兵命圍驕兵盡殺之銀刀都將邵澤等數千人皆死甲子敕以徐州先隸淄青道李洎自歸始置徐海使額及張建封以威名寵任特帖濠泗二州當時本以控扼淄青光蔡自寇孽消弭而武寧一道職爲亂階今改爲徐州團練使隸兗海節

度復以濠州歸淮南道更於宿州置宿泗都團練觀察使留將士二千人守徐州餘皆分隸兗宿且以王式為武寧節度使兼徐泗濠宿制置使委式與監軍楊玄質分配將士赴諸道訖然後將忠武義成兩道兵至汴滑各遣歸本道身詣京師其銀刀等軍逃匿將士聽一月內自首切勿問 嶺南西道節度使蔡京為政苛慘設炮烙之刑闔境怨之遂為邕州軍士所逐奔藤州詐為敕書及攻討使印募鄉丁及旁側土軍以攻邕州衆既烏合動輒潰敗往依桂州桂州人怨其分裂不納京無所自容敕賅崖州司戶不肯之官還至零陵敕賜自盡以桂管觀察使鄭愚為嶺南西道節度使 冬十月丙申朔立皇子佖為魏王 佖為涼王佖為蜀王 十一月立順宗子緝為蘄王憲宗子愜為榮王 南詔帥群蠻五萬寇安南都護蔡襲告急救發荆南

通鑑二百五十一
湖南兩道兵二千桂管義征子弟三千詣邕州受鄭愚節度

嶺南東道節度使韋宙奏蠻寇必向邕州若不先保護遽欲遠
征恐蠶於後乘虛扼絕餉道乃敕蔡襲屯海門鄭愚分兵備禦
十二月襲又求益兵救山南東道發弩手千人赴之時南詔已
圍交趾襲嬰城固守救兵不得至 翼王緝薨 是歲嗚末始
入貢嗚末者吐蕃之奴號也吐蕃每發兵其富室多以奴從往
往一家至十數人由是吐蕃之衆多及論恐熱作亂奴多無主
遂相糾合為部落散在甘肅瓜沙河渭岷廓壘宕之間吐蕃微
弱者反依附之

四年春正月庚午上祀圓丘赦天下 是日南詔陷交趾蔡襲

左右皆盡徒步力戰身集十矢欲趣監軍船船已離岸遂溺海
死幕僚樊綽攜其印浮度江荆南江西鄂岳襄州將士四百餘

入走至城東水際荆南虞侯元惟德等謂衆曰吾輩無船入水則死不若還向城與蠻鬪人以一身易二蠻亦為有利遂還向城入東羅門蠻不為備推德等縱兵殺蠻二千餘人逮夜蠻將楊思縉始自子城出救之惟德等皆死南詔兩陷交趾所殺虜且十五萬人留兵二萬使思縉據交趾城谿洞夷獠無遠近皆降之詔諸道兵赴安南者悉召還分保嶺南東西道 上游宴無節左拾遺劉蛻上疏曰今西涼築城應接未決於與奪南蠻侵軼干戈悉在於道塗旬月以來不為無事陛下不形憂閔以示遠近則何以責其死力望節娛遊以待遠人又安未晚弗聽

二月甲午朔上歷拜十六陵 置天雄軍於秦州以成河渭三州隸焉以前左金吾將軍王晏實為天雄觀察使 三月歸義節度使張義朝奏自將蕃漢兵七千克復涼州 南蠻寇左右

江浸逼邕州鄭愚懼自言儒臣無將略請任武臣朝廷召義武
節度使康承訓詣闕欲使之代愚仍詔選軍校數人士卒數百
人自隨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畢誠以同列多徇私不法稱疾
辭位夏四月罷為兵部尚書 庚戌群盜入徐州殺官吏刺史
曹慶討平之 康承訓至京師以為領南西道節度使發荆襄
洪鄂四道兵萬人與之俱 五月戊辰以翰林學士承旨兵部侍
郎楊收同平章事收發之弟也與左軍中尉楊玄价叙同宗相結
故得為相 乙亥廢容管隸嶺南西道以供軍食復以龔象二州
隸桂管 戊子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杜審權同平章事充鎮海
節度使 六月廢安南都護府置行交州於海門鎮以右監門將
軍宋戎為行交州刺史以康承訓兼領安南及諸軍行營 閏月
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杜棕同平章事充鳳翔節度使以兵部侍

郎判度支河南曹確同平章事

秋七月辛卯朔日有食之

復置安南都護府於行交州以宋戎為經略使發山東兵萬人鎮之時諸道兵援安南者屯聚嶺南江西湖南江西湖南餽運者皆汧湘江入潯渠灘水勞費艱澁諸軍乏食潤州人陳碯石上言請造千斛大舟自福建運米泛海不一月至廣州從之軍食以足然有司以和雇為名奪商人舟委其化負於岸側舟入海或遇風濤沒溺有司囚繫綱吏舟人使償其米人頗苦之八月嶺南東道節度使韋宙奏蠻寇必向邕州請分兵屯容藤州

真王滋薨

敕以閤門使吳德應等為館驛使臺諫上言故事

御史巡驛不應忽以內臣代之上諭以救命已行不可復改左拾遺劉蛻上言昔楚子縣陳得申叔一言而復封之太宗發卒修乾元殿聞張玄素諫即日罷之自古明君所尚者從諫如

流豈有已行而不改且敕自陛下出之自陛下改之何為不可
弗聽 黠戛斯遣其臣合伊難支表求經籍及每年遣使走馬
請曆又欲討回鶻使安西以來悉歸唐不許 冬十月甲戌以
長安尉集賢校理令狐滈為左拾遺乙亥左拾遺劉蛻上言滈
專家無子弟之法布衣行公相之權起居郎張雲言滈父絢用
李沔為安南致南蠻至今為梗由滈納賄陷父於惡十一月丁
酉雲復上言滈父絢執政之時人號白衣宰相滈亦上表引避
乃改詹事府司直 辛巳廢宿泗觀察使復以徐州為觀察府
以濠泗隸焉 十二月南詔寇西川 昭義節度使沈詢奴歸
秦與詢侍婢通詢欲殺之未果乙酉歸秦結牙將作亂攻府第
殺詢

五年春正月以京兆尹李蟻為昭義節度使取歸秦心肝以祭

沈詢 淮南節度使令狐綯為其子高訟冤貶張雲興元少尹
劉蛻華陰令救曰雖嘉蹇諤之忠難逃踈易之責 丙午西川
奏南詔寇嶺州刺史喻士珍破之獲千餘人詔發右神策兵五
千及諸道兵戍之忠武大將顏慶復請築新安遏戎二城從之
以容管經略使張茵兼句當交州事益海門鎮兵滿二萬五
千人令茵進取安南 二月己巳以刑部尚書鹽鐵轉運使李
福同平章事充西川節度使 甲申前西川節度使蕭鄴左遷
山南西道觀察使 三月丁酉彗星出於婁長二尺己亥司天
監奏按星經是名含譽瑞星也主大喜請宣示中外編諸史策
從之 康承訓至邕州蠻寇益熾詔發許滑青汴兗鄆宣潤八
道兵以授之承訓不設斤俟南詔帥群蠻近六萬寇邕州將入
境承訓乃遣六道兵凡萬人拒之以獠為導給之敵至不設備

五道兵八千人皆沒惟天平軍後一日至得免承訓聞之惶怖
不知所為節度副使李行素帥衆治塲柵甫畢壘軍已合圍留
四日治攻具將就諸將請夜分道斫壘營承訓不許有天平小
校再三力爭乃許之小校將勇士三百夜縋而出散燒壘營斬
五百餘級壘大驚間一日解圍去承訓乃遣諸軍數千追之所
殺虜不滿三百級皆溪獠脅從者承訓騰奏告捷云大破壘賊
中外皆賀 夏四月以兵部侍郎判戶部蕭實同平章事實復
之孫也 加康承訓檢校右僕射賞破壘之功也自餘奏功受
賞者皆承訓子弟親昵燒營小校不遷一級由是軍中怨怒聲
流道路 五月敕徐州土風雄勁甲士精彊比因罷節頗多逃
匿宜令徐泗團練使選募軍士三千人赴邕州防戍待嶺外事
寧即與代歸 秋七月西川奏兩林鬼主邀南詔壘敗之殺獲

甚衆保塞城使杜守連不從南詔帥衆詣黎州降 嶺南東道
節度使韋宙具知康承訓所為以書白宰相承訓亦自疑懼累
表辭疾乃以承訓為右武衛大將軍分司以容管經略使張茵
為嶺南西道節度使復以容管四州別為經略使時南詔知邕
州空竭不復入寇茵久之不敢進軍取安南夏戾攷薦驍衛將
軍高駢代之乃以駢為安南都護本管經略招討使茵所將兵
悉以授之駢崇文之孫也世在禁軍駢頗讀書好談今古兩軍
宦官多譽之累遷右神策都虞候党項叛將禁兵萬人戍長武
屢有功遷秦州防禦使復有功故委以安南 冬十一月以門
下侍郎同平章事夏戾攷同平章事充河東節度使 壬寅以
翰林學士承旨兵部侍郎路巖同平章事時年三十六
六年春正月丁巳始以懿安皇后配饗憲宗室時王暉復為禮

院檢討官更申前議朝廷音從之 諸道進私白者閩中為多

故宦官多閩人福建觀察使杜宣猷每寒食遣吏分祭其先壟

宦官德之庚申以宣猷為宣歙觀察使時人謂之救使墓戶

三月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蕭寘薨 夏四月以前東川節度使

高瓌為兵部侍郎同平章事瓌元裕之子也 楊收建議以蠻

寇積年未平兩河兵戎嶺南冒瘴霧物故者什六七請於江西

積粟募彊弩二萬人以應接嶺南道近便仍建節以重其權從

之五月辛丑置鎮南軍於洪州 雋州刺史喻士珍貪獍掠兩

林蠻以易金南詔復寇雋州兩林蠻開門納之南詔盡殺戍卒

士珍降之 壬寅以桂管觀察使嚴譔為鎮南節度使譔震之

從孫也 六月高瓌薨 以御史大夫徐商為兵部侍郎同平

章事 秋七月立皇子侃為郢王儼為普王 高駢治兵於海

門未進監軍李維周惡駢欲去之屢趣駢使進軍駢以五千人先濟約維周發兵應援駢既行維周擁餘衆不發一卒以繼之九月駢至南定峯州蠻衆近五萬方穫田駢掩擊大破之收其所獲以食軍 冬十二月壬子太皇太后鄭氏崩

七年春二月歸義節度使張義潮奏北庭回鶻固俊克西州北庭輪臺清鎮等城論恐熱寓居廓州糾合旁側諸部欲為邊患皆不從所向盡為仇敵無所自容仇人以告拓跋懷光於鄯州懷光引兵擊破之 三月戊寅以河東節度使劉潼為西川節度使初南詔圍雋州東蠻浪稽部竭力助之遂屠其城卑籠部怨南詔殺其父兄導忠武戎兵襲浪稽滅之南詔由是怨唐南詔遣清平官董成等詣成都節度使李福盛儀衛以見之故事南詔使見節度使拜伏於庭成等曰驃信已應天順人我

見節度使當抗禮傳言往返自旦至日中不決將士皆憤怒福乃命捽而毆之因械繫於獄劉潼至鎮釋之奏遣還國詔召成等至京師見於別殿厚賜勞而遣之 成德節度使王紹懿在鎮十年為政寬簡軍民便之疾病召兄紹鼎之子都知兵馬使景崇而告之曰吾兄以汝之幼以軍政授我今汝長矣我復以軍政歸汝努力為之上忠朝廷下和鄰藩勿墜吾兄之業汝之功也言音而薨 閏月吐蕃寇邠寧節度使薛弘宗拒却之 夏四月辛巳賤前西川節度使李福為蘄王傳 五月葬孝明皇后於景陵之側主祔別廟 六月魏博節度使何弘敬薨軍中立其子左司馬全皞為留後 以王景崇為成德留後 南詔酋龍遣善闡節度使楊緝思助安南節度使段酋遷守交趾以范昵些為安南都統趙諾眉為扶邪都統監陳敕使韋仲宰將

七千人至峯州高駢得以益其軍進擊南詔屢破之捷奏至海
門李維周皆匿之數月無聲問上怪之以問維周維周奏駢駐
軍峯州玩軍不進上怒以右武衛將軍王晏權代駢鎮安南召
駢詣闕欲重貶之晏權智興之從子也是月駢大破南詔蠻於
交趾殺獲甚衆遂圍交趾城 秋七月以何全皞為魏博留後
冬十月甲申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楊收為宣歙觀察使收
性侈靡門吏僮奴多倚為姦利楊玄价兄弟受方鎮之賂屢有
請託收不能盡從玄价怒以為叛已故出之 拓跋懷光以五
百騎入廓州生擒論恐熱先刖其足數而斬之傳首京師其部
衆東奔秦州尚延心邀擊破之悉奏遷於嶺南吐蕃自是衰絕
乞離胡君臣不知所終 高駢圍交趾十餘日蠻困蹙甚城且
下會得王晏權牒已與李維周將大軍發海門駢即以軍事授

韋仲宰與麾下百餘人北歸先是仲宰遣小使王惠贊駢遣小
校曾衮入告交趾之捷至海中望見旌旗東來問遊船云新經
略使與監軍也二人謀曰維周必奪表留我乃匿於島間維周
過即馳詣京師上得奏大喜即加駢檢校工部尚書復鎮安南
駢至海門而還王晏權聞懦動高宗李維周之命維周凶貪諸將
不爲之用遂解重圍蠻遁去者大半駢至復督勵將士攻城遂
克之殺段酋遷及土蠻爲南詔鄉導者朱道古斬首二萬餘級
南詔遁去駢又破土蠻附南詔者二洞誅其酋長土蠻帥衆歸
附者萬七千人十一月壬子赦天下詔安南邕州西川諸軍
各保疆域勿復進攻南詔委劉潼曉諭如能更修舊好一切不
問置靜海軍於安南以高駢爲節度使自李涿侵擾群蠻爲
安南患殆將十年至是始平駢築安南城周三千步造屋四十

餘萬間 十二月黠戛斯遣將軍乙支連幾入貢奏遣鞍馬迎冊立使及請亥年曆日 以成德留後王景崇為節度使 上好音樂宴遊殿前供奉樂工常近五伯人每月宴設不減十餘水陸皆備聽樂觀優不知厭倦賜與動及千緡曲江昆明霸漣南宮北苑昭應咸陽所欲遊幸即行不待供置有司常具音樂飲食幄弈諸王立馬以備陪從每行幸內外諸司扈從十餘萬人所費不可勝紀

八年春正月以魏博留後何全皞為節度使 二月歸義節度使張義潮入朝以為右神武統軍命其族子惟深守歸義 自安南至邕廣海路多潛石覆舟靜海節度使高駢募工斲芝漕運無滯 西川近邊六姓蠻常持兩端無寇則稱效順有寇必為前鋒卑籠部獨盡心於唐與群蠻為讎朝廷賜姓李除為刺

史節度使劉潼遣將將兵助之討六姓蠻焚其部落斬首五千餘級樂工李可及善爲新聲三月上以可及爲左威衛將軍曹確諫曰太宗定文武官六百餘員謂房玄齡曰朕以待天下賢士工商雜流不可處也大和中文宗欲以樂工尉遲璋爲王府率拾遺竇洵直諫即改光州長史乞以兩朝故事別除可及官不從夏四月上不豫群臣希進見五月丙辰踈理天下繫囚非巨蠹不可赦者皆遞降一等秋七月壬寅斬王緝薨懷州民訴旱刺史劉仁規揭榜禁之民怒相與作亂逐仁規仁規逃匿村舍民入州宅掠其家貲登樓擊鼓久之乃定甲子以兵部侍郎充諸道鹽鐵轉運等使駙馬都尉于琮同平章事宣歙觀察使楊收過華嶽廟施衣物使巫祈禱縣令誣以爲收罪右拾遺韋保衡復言收前爲相除嚴譟江西節度使受錢

百萬又置造船務人訟其侵隱八月庚寅貶收端州司馬 九
月上疾瘳 冬十二月信王恊薨 加嶺南東道節度使韋宙
同平章事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五十

同平章事

同平章事

同平章事

同平章事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五十一

讀史通鑑卷第二百五十一 唐紀六十七 起著雍困敦盡屠 維赤奮若凡二年



勅編集

唐紀六十七

起著雍困敦盡屠 維赤奮若凡二年

懿宗昭聖恭惠孝皇帝中

咸通九年夏六月鳳翔少尹李師望上言雋州控扼南詔為其要衝成都道遠難以節制請建定邊軍屯重兵於雋州以邛州為理所朝廷以為信然以師望為雋州刺史充定邊軍節度府蜀邛雅嘉黎等州觀察統押諸蠻并統領諸道行營制置等使師望利於專制方面故建此策其實邛距成都纔百六十里雋距邛千里其欺罔如此 初南詔陷安南救徐泗募兵二千赴援分八百人別戍桂州初約三年一代徐泗觀察使徐彥曾

慎由之從子也性嚴刻朝廷以徐兵驕命鎮之都押牙尹戡教
練使杜璋兵馬使徐行儉用事軍中怨之戍桂州者已六年屢
求代還戡言於彥曾以軍帑空虛發兵所費頗多請更留舊戍
卒一年彥曾從之戍卒聞之怒都虞候許佶軍校趙可立姚周
張行實皆故徐州群盜州縣不能討招出之補牙職會桂管觀
察使李叢移湖南新使未至秋七月佶等作亂殺都將王仲甫
推糧料判官龐勛為主劫庫兵北還所過剽掠州縣莫能禦朝
廷聞之八月遣高品張敬思赦其罪部送歸徐州戍卒乃止剽
掠 以前靜海節度使高駢為右金吾大將軍駢請以從孫潯
代鎮交趾從之 九月戊戌以山南東道節度使盧耽為西川
節度使以有定邊軍之故不領統押諸蠻安撫等使 龐勛等
至湖南監軍以計誘之使悉輸其甲兵山南東道節度使崔鉉

嚴兵守要害徐卒不敢入境泛舟沿江東下許佶等相與謀曰
吾輩罪大於銀刀朝廷所以赦之者慮緣道攻劫或潰散爲患
耳若至徐州必菹醢矣乃各以私財造甲兵旗幟過浙西入淮
南淮南節度使令狐綯遣使慰勞給蜀米都押牙李湘言於綯曰
徐卒擅歸勢必爲亂雖無敕令誅討藩鎮大臣當臨事制宜高
郵岸峻而水深狹請將奇兵伏於其側焚荻舟以塞其前以勁
兵蹙其後可盡擒也不然縱之使得度淮至徐州與怨憤之衆
合爲患必大綯素懦怯且以無敕書乃曰彼在淮南不爲暴聽
其自過餘非吾事也勛招集銀刀等都竄匿者及諸亡命匿於
舟中衆至千人丁巳至泗州刺史杜悛饗之於毬場優人致辭
徐卒以爲玩已擒優人欲斬之坐者驚散悛素爲之備徐卒不
敢爲亂而止悛之弟也先是朝廷屢敕崔彥曾慰撫戍卒擅

歸者勿使憂疑彥曾遣使以敕意諭之道路相望勛亦申狀相繼辭禮甚恭戊午行及徐城勛與許佶等乃言於衆曰吾輩擅歸思見妻子耳今聞已有密敕下本軍至則支分滅族矣丈夫與其自投網羅爲天下笑曷若相與戮力同心赴蹈湯火豈徒脫禍兼富貴可求況城中將士皆吾輩父兄弟吾輩一唱於外彼必響應於內矣然後遵王侍中故事五十萬賞錢翹足可待也衆皆呼躍稱善將士趙武等十二人獨憂懼欲逃去勛悉斬之遣使致其首於彥曾且爲申狀稱勛等遠戍六年實懷鄉里而武等因衆心不安輒萌姦計將士誠知詿誤敢避誅夷今旣蒙恩宥輒共誅首惡以補愆尤冬十月甲子使者至彭城彥曾執而訊之具得其情乃囚之丁卯勛復於遞中申狀稱將士自負罪戾各懷憂疑今已及苻離尚未釋甲蓋以軍將尹戡

杜璋徐行儉等狡詐多疑必生釁隙乞且停此三人職任以安衆心仍乞戍還將士別置二營共爲一將時戍卒拒彭城止四驛闔城凶懼彥曾召諸將謀之皆泣曰比以銀刀凶悍使一軍皆蒙惡名殲夷流竄不無枉濫今冤痛之聲未已而桂州戍卒復爾猖狂若縱使入城必爲逆亂如此則闔境塗地矣不若乘其遠來疲弊發兵擊之我逸彼勞往無不捷彥曾猶豫未決團練判官溫庭皓復言於彥曾曰安危之兆已在目前得失之機決於今日今擊之有三難而捨之有五害詔釋其罪而擅誅之一難也帥其父兄討其子弟二難也枝黨鉤連刑戮必多三難也然當道戍卒若擅歸不誅則諸道戍邊者皆效之無以制御一害也將者一軍之首而輒敢害之則凡爲將者何以號令士卒二害也所過剽掠自爲甲兵招納亡命此而不討何以懲惡

三害也軍中將士皆其親屬銀刀餘黨潛匿山澤一旦內外俱發何以支梧四害也逼脅軍府誅所忌三將又欲自爲一營從之則銀刀之患復起違之則託此爲作亂之端五害也惟明公去其三難絕其五害早定大計以副衆望時城中有兵四千三百彥曾乃命都虞候元密等將兵三千人討勦數勦之罪以令士衆且曰非惟塗炭平人實亦汙染將士儻國家發兵誅討則玉石俱焚矣又曰凡彼親屬無用憂疑罪止一身必無連坐仍命宿州出兵符離泗州出兵於虹以邀之且奏其狀彥曾戒元密無傷敕使戊辰元密發彭城軍容甚盛諸將至任山北數里頓兵不進共思所以奪敕使之計欲俟賊入館乃縱兵擊之遣人變服負薪以誑賊日暮賊至任山館中空無人又無供給疑之見負薪者執而榜之果得其情乃爲偶人執旗幟列於山下

而潛遁比夜官軍始覺之恐賊潛伏山谷及間道來襲復引兵退宿於城南明旦乃進追之時賊已至苻離宿州戍卒五百人出戰於濉水上望風奔潰賊遂抵宿州時宿州闕刺史觀察副使焦璐攝州事城中無復餘兵庚午賊攻陷之璐走免賊悉聚城中貨財令百姓來取之一日之中四遠雲集然後選募爲兵有不願者立斬之自旦至暮得數千人於是勒兵乘城龐勛自稱兵馬留後再宿官軍始至賊守備已嚴不可復攻先是焦璐聞苻離敗決汴水以斷北路賊至水尚淺可涉比官軍至已深矣壬申元密引兵度水將圍城會大風賊以火箭射城外茅舍延及官軍營士卒進則冒矢石退則限水火賊急擊之死者近三百人元密等以爲賊必固守但爲攻取之計賊夜使婦人持更掠城中大船三百艘備載資糧順流而下欲入江湖爲盜以

千縑贈張敬思遣騎送至汴之東境縱使西歸明且官軍知賊已去狼狽追之士卒皆未食比追及已飢乏賊檣舟隄下而陳於隄外伏千人於舟中官軍將至陳者皆走入陂中密以爲畏已縱兵追之賊自舟中出夾攻之自午及申官軍大敗密引兵走陷於荷渚賊追及之密等諸將及監陳救使皆死士卒死者殆千人其餘皆降於賊無一人還徐者賊問降卒以彭城人情計謀知其無備始有攻彭城之志乙亥龐勛引兵北度濰水踰山趣彭城其夕崔彥曾始知元密敗移牒鄰道求救明日塞門選城中丁壯爲守備內外震恐無復固志或勸彥曾奔兗州彥曾怒曰吾爲元帥城陷而死職也立斬言者丁丑賊至城下衆六七千人鼓譟動地民居在城外者賊皆慰撫無所侵擾由是人爭歸之不移時克羅城彥曾退保子城民助賊攻之推草車

塞門而焚之城陷賊囚彥曾於大彭館執尹戡杜璋徐行儉劊而剉之盡滅其族勛坐聽事盛陳兵衛文武將吏伏謁莫敢仰視即日城中願附從者萬餘人戊寅勛召溫庭皓使草表求節鉞庭皓曰此事甚大非頃刻可成請還家徐草之勛許之明日勛使趣之庭皓來見勛曰昨日所以不即拒者欲一見妻子耳今已與妻子別謹來就死勛熟視笑曰書生敢爾不畏死邪龐勛能取徐州何患無人草表遂釋之有周重者每以才略自負勛迎爲上客重爲勛草表稱臣之一軍乃漢室興王之地頃因節度使刻削軍府刑賞失中遂致迫逐陛下奪其節制翦滅一軍或死或流冤橫無數今聞本道復欲誅夷將士不勝痛憤推臣權兵馬留後彈壓十萬之師撫有四州之地臣聞見利乘時帝王之資也臣見利不失遇時不疑伏乞聖慈復賜旌節不然

揮戈曳戟詣闕非遲庚辰遣押牙張瑄奉表詣京師勛以許佖
為都虞候趙可立為都遊奕使黨與各補牙職分將諸軍又遣
舊將劉行及將千五百人屯濠州李圓將二千人屯泗州梁丕
將千人屯宿州自餘要害縣鎮悉繕完戍守徐人謂旌節之至
不過旬月願效力獻策者遠近輻湊乃至光蔡淮浙兗鄆沂密
羣盜皆倍道歸之闐溢郭郭旬日間米斗直錢二百勛詐為崔
彥曾請翦滅徐州表其略曰一軍暴卒盡可翦除五縣愚民各
宜配隸又作詔書依其所請傳布境內徐人信之皆歸怨朝廷
曰微桂州將士回戈吾徒悉為魚肉矣劉行及引兵至渦口道
路附從者增倍濠州兵纔數百刺史盧望回素不設備不知所
為乃開門具牛酒迎之行及入城囚望回自行刺史事泗州刺
史杜慆聞勛作亂守備以待之且求救於江淮李圓遣精卒

百人先入泗州封府庫惛遣人迎勞誘之入城悉誅之明日圓
至即引兵圍城城上矢石雨下賊死者數百乃斂兵屯城西勛
以泗州當江淮之衝益發兵助圓攻之衆至萬餘終不能克
初朝廷聞龐勛自任山還趣宿州遣高品康道偉齎敕書撫
慰之十一月道偉至彭城勛出郊迎自任山至子城三十里大
陳甲兵號令金鼓響震山谷城中丁壯悉驅使乘城宴道偉於
毬場使人詐為羣盜降者數千人諸寨告捷者數十輩復作求
節鉞表附道偉以聞 初辛雲京之孫讜寓居廣陵喜任俠年
五十不仕與杜惛有舊聞龐勛作亂詣泗州勸惛挈家避之惛
曰安平享其祿位危難棄其城池吾不爲也且人各有家誰不
愛之我獨求生何以安衆誓與將士共死此城耳讜曰公能如
是僕與公同死乃還廣陵與其家訣壬辰復如泗州時民避亂

扶老攜幼塞塗而來見讜皆止之曰人皆南走子獨北行取死何爲讜不應至泗州賊已至城下讜急棹小舟得入惛即署團練判官城中危懼都押牙李雅有勇略爲惛設守備帥衆鼓譟四出擊賊賊退屯徐城衆心稍安龐勛募人爲兵人利於剽掠爭赴之至父遣其子妻勉其夫皆斷鋸首而銳之執以應募鄰道聞勛據徐州各遣兵戍守要害而官軍尚少賊衆日滋官軍數不利賊遂破魚臺等近十縣宋州東有磨山民逃匿其上勛遣其將張玄稔圍之會阜山泉竭數萬口皆渴死或說勛曰留後止欲求節鉞當恭順盡禮以事天子外戢士卒內撫百姓庶幾可得勛雖不能用然國忌猶行香饗士卒必先西向拜謝癸卯勛聞敕使入境以爲必賜旌節衆皆賀明日敕使至但責崔彥曾及監軍張道謹貶其官勛大失望遂囚敕使不聽歸詔以

右金吾大將軍康承訓爲義成節度使徐州行營都招討使神武大將軍王晏權爲徐州北面行營招討使羽林將軍戴可師爲徐州南面行營招討使大發諸道兵以隸三帥承訓奏乞沙陀三部落使朱邪赤心及吐谷渾達靺契苾酋長各帥其衆以自隨詔許之龐勛以李圓攻泗州久不克遣其將吳迥代之丙午復進攻泗州晝夜不息時敕使郭厚本將淮南兵千五百人救泗州至洪澤畏賊彊不敢進辛讜請往求救杜愔許之丁未夜乘小舟潛度淮至洪澤說厚本厚本不聽比明復還己酉賊攻城益急欲焚水門城中幾不能禦讜請復往求救愔曰前往徒還今往何益讜曰此行得兵則生返不得則死之愔與之泣別讜復乘小舟負戶突圍出見厚本爲陳利害厚本將從之淮南都將袁公弁曰賊勢如此自保恐不足何暇救人讜拔劍瞋

目謂公弁曰賊百道攻城陷在朝夕公受詔救援而逗留不進
豈惟上負國恩若泗州不守則淮南遂為寇場公詎能獨存邪
我當殺公而後死耳起欲擊之厚本趨抱止之公弁僅免讜乃
回望泗州慟哭終日士卒皆為之流涕厚本乃許分五百人與
之仍問將士將士皆願行讜舉身自擲叩頭以謝將士遂帥之
抵淮南岸望賊方攻城有軍吏言曰賊勢已似入城還去則便
讜逐之攬得其髻舉劔擊之士卒共救之曰千五百人判官不
可殺也讜曰臨陳妄言惑衆必不可捨衆請不能得乃共奪之
讜素多力衆不能奪讜曰將士但登舟我則捨此人衆競登舟
乃捨之士卒有回顧者則斫之驅至淮北勒兵擊賊慙於城上
布兵與之相應賊遂敗走鼓譟逐之至晡而還龐勛遣其將劉信
將精兵數千助吳迴攻泗州劉行及自濠州遣其將王弘立引

兵會之戊午鎮海節度使杜審權遣都頭翟行約將四千人救泗州己未行約引兵至泗州賊逆擊於淮南圍之城小兵少不能救行約及士卒盡死先是令狐綯遣李湘將兵數千救泗州與郭厚本表公弁合兵屯都梁城與泗州隔淮相望賊既破翟行約乘勝遂圍之十二月甲子李湘等引兵出戰大敗賊遂陷都梁城執湘及郭厚本送徐州據淮口漕驛路絕康承訓軍於新興賊將姚周屯柳子出兵拒之時諸道兵集者纔萬人承訓以衆寡不敵退屯宋州龐勛以爲官軍不足畏乃分遣其將丁從實等各將數千人南寇舒廬北侵沂海破沐陽下蔡烏江巢縣攻陷滁州殺刺史高錫望又寇和州刺史崔雍遣人以牛酒犒之引賊登樓共飲命軍士皆釋甲指所愛二人爲子弟乞全之其餘惟賊所虜賊遂大掠城中殺士卒八百餘人泗州援兵

既絕糧且盡人食薄粥閏月己亥辛讜言於杜愷請出求救於
淮浙夜帥敢死士十人執長柯斧乘小舟潛往斫賊水寨而出
明旦賊乃覺之以五舟遮其前以五千人夾岸追之賊舟重行
遲讜舟輕行疾力鬪三十餘里乃得免癸卯至揚州見令狐綯
甲辰至潤州見杜審權時泗州又無聲問或傳已陷讜既至審
權乃遣押牙趙翼將甲士二千人與淮南共輸米五千斛鹽五
百斛以救泗州戴可師將兵三萬渡淮轉戰而前賊盡奔淮南
之守可師欲先奪淮口後救泗州壬申圍都梁城城中賊少拜
於城上曰方與都頭議出降可師為之退五里賊夜遁明旦惟
空城可師恃勝不設備是日大霧濠州賊將王弘立引兵數萬
疾徑奄至縱擊官軍官軍不及成列遂大敗將士觸兵及溺淮
死得免者纔數百人亡器械資糧車馬以萬計賊傳可師及監

軍將校首於彭城龐勛自謂無敵於天下作露布散示諸寨及鄉村於是淮南士民震恐往往避地江左令狐綯畏其侵軼遣使詣勛說諭許為奏請節餼勛乃息兵俟命由是淮南稍得收散卒修守備時汴路既絕江淮往來者皆出壽州賊既破戴可師乘勝圍壽州掠諸道貢獻及商人貨其路復絕勛益自驕曰事游宴周重諫曰自古驕滿奢逸得而復失成而復敗多矣況未得未成而為之者乎諸道兵大集於宋州徐州始懼應募者益少而諸寨求益兵者相繼勛乃使其黨散入鄉村驅人為兵又見兵已及數萬人資糧匱竭乃斂富室及商旅財什取其七八坐匿財夷宗者數百家又與勛同舉兵於桂州者尤驕暴奪人資財掠人婦女勛不能制由是境內之民皆厭苦之不聊生矣王晏權兵數退衎朝廷命泰寧節度使曹翔代晏權為徐州

北面招討使前天雄節度使何全皞遣其將薛尤將兵萬三千人討龐勛翔軍於滕沛尤軍於豐蕭是歲江淮旱蝗

十年春正月康承訓將諸道軍七萬餘人屯柳子之西自新興至鹿塘三十里壁壘相屬徐兵分戍四境城中不及數千人龐勛始懼民多穴地匿其中勛遣人搜掘為兵日不過得三二十人勛將孟劼文守豐縣狡悍而兵多謀貳於勛自為符讖勛聞之會魏博攻豐勛遣腹心將將三千助劼文守豐劼文與之約共擊魏博軍且譽其勇使為前鋒新軍既與魏博戰劼文引兵退走新軍盡沒勛乃遣使給之曰王弘立已克淮南留後欲自往鎮之悉召諸將欲選一人可守徐州者劼文喜即馳詣彭城未至城數里勛伏兵擒之辛酉殺之丁卯同昌公主適右拾遺韋保衡以保衡為起居郎駙馬都尉公主郭淑妃之女上特

愛之傾宮中珍玩以爲資送賜第於廣化里窻戶皆飾以雜寶
井欄藥臼槽匱亦以金銀爲之編金縷爲篋筐賜錢五百萬緡
它物稱是 徐賊寇海州時諸道兵戍海州者已數千人斷賊
所過橋柱而弗殊仍伏兵要害以待之賊過橋崩蒼黃散亂伏
兵發盡殪之其攻壽州者復爲南道軍所破斬獲數千人辛謹
以浙西之軍至楚州敕使張存誠以舟助之徐賊水陸布兵鎖斷
淮流浙西軍憚其彊不敢進謹曰我請爲前鋒勝則繼之敗則
汝走猶不可謹乃募選軍中敢死士數十人牒補職名先以米
舟三艘鹽舟一艘乘風逆流直進賊夾攻之矢著舟板如急雨
及鎖謹帥衆死戰斧斷其鎖乃得過城上人喧呼動地杜愔及
將佐皆泣迎之乙酉城上望見舟師張帆自東來識其旗浙西
軍也去城十餘里賊列火船拒之帆止不進愔令謹帥死士出

迎之乘戰艦衝賊陳而過見張存誠帥米舟九艘白將士在道
前却存誠屢欲自殺僅得至此今又不進謹揚言賊不多甚易
與耳帥衆揚旗鼓譟而前賊見其勢猛銳避之遂得入城二
月端州司馬楊收長流驩州尋賜死其僚屬黨友坐長流嶺表
者十餘人初尚書右丞裴坦子娶收女資送甚盛器用飾以犀
玉坦見之怒曰破我家矣立命壞之已而收音以賄敗 康承
訓使朱邪赤心將沙陀三千騎爲前鋒陷陳却敵十鎮之兵伏
其驍勇承訓嘗引麾下千人濟渙水賊伏兵圍之赤心帥五百
騎奮槓衝圍拔出承訓賊勢披靡因合擊敗之承訓數與賊戰
賊軍屢敗王弘立自矜淮口之捷請獨將所部三萬人破承訓
龐勛許之己亥弘立引兵度淮水夜襲鹿塘寨黎明圍之弘立
與諸將臨望自謂功在漏刻沙陀左右突圍出入如飛賊紛擾

移避沙陀縱騎蹂之寨中諸軍爭出奮擊賊大敗官軍感之於
灘水溺死者不可勝紀自鹿塘至襄城伏尸五十里斬首二萬
餘級弘立單騎走免所驅掠平民皆散走山谷不復還營委弃
資糧器械山積時有敕諸軍破賊得農民皆釋之自是賊每與
官軍遇其驅掠之民先自潰靡勛許佶以弘立驕惰致敗欲斬
之周重為之說勛曰弘立再勝未賞一敗而誅之弃功錄過為
敵報讎諸將咸懼矣不若赦之責其後效勛乃釋之弘立收散
卒纔得數百人請取泗州以補過勛益其兵而遣之 三月辛
未以起居郎韋保衡為左諫議大夫充翰林學士 徙郢王保
為威王 康承訓既破王弘立進逼柳子與姚周一月之間數
十戰丁亥周引兵度水官軍急擊之周退走官軍逐之遂圍柳
子會大風四面縱火賊弃寨走沙陀以精騎邀之屠殺殆盡自

柳子至芳城死者相枕斬其將劉豐周將麾下數十人奔宿州
宿州守將梁丕素與之有隙開城聽入執而斬之龐勛聞之大
懼與許佶議自將出戰周重泣言於勛曰柳子地要兵精姚周
勇敢有謀今一旦覆沒危如累卵不若遂建大號悉兵四出決
死力戰又勸殺崔彥曾以絕人望術士曹君長亦言徐州山川
不容兩帥今觀察使尚在故留後未興賊黨皆以爲然夏四月
壬辰勛殺彥曾及監軍張道謹宣慰使仇大夫僚佐焦璐温庭
皓等并其親屬賓客僕妾皆死斷淮南監軍郭厚本都押衙李
湘手足以示康承訓軍勛乃集衆揚言曰勛始望國恩庶全臣
節今日之事前志已乖自此勛與諸君直反者也當掃境內之
兵戮力同心轉敗爲功耳衆皆稱善於是命城中男子悉集毬
場仍分遣諸將比屋大索敢匿一男子者族其家選丁壯得三

萬人更造旗幟給以精兵許佶等共推勛為天冊將軍大會明
王勛辭王爵先是辛謹復自泗州引驍勇四百人迎糧於揚潤
賊夾岸攻之轉戰百里乃得出至廣陵止于公館不敢歸家舟
載鹽米二萬石錢萬三千緡乙未還至斗山賊將王弘芝帥衆
萬餘拒之於盱眙密布戰艦百五十艘以塞淮流又縱火船逆
之謹命以長叉托過自卯戰及未衆寡不敵官軍不利賊縛木
於戰艦旁出四五尺為戰棚謹命勇士乘小舟入其下矢刃所
不能及以槍揭火牛焚之戰艦旣然賊皆潰走官軍乃得過入
城 龐勛以父舉直為大司馬與許佶等留守徐州或曰將軍
方耀兵威不可以父子之親失上下之節乃令舉直趨拜於庭
勛據桉而受之時魏博屢圍豐縣龐勛欲先擊之丙申引兵發
徐州 戊戌以前淮南節度使同平章事令狐綯為太保分司

龐勛夜至豐縣潛入城魏博軍皆不之知魏博分爲五寨其
近城者屯數千人勛縱兵圍之諸寨救之勛伏兵要路殺官軍
二千人餘皆返走賊攻寨不克至夜解圍去官軍畏其衆且聞
勛自來諸寨皆宵潰曹翔方圍滕縣聞魏博敗引兵退保兗州
賊悉毀其城柵運其資糧傳檄徐州盛自誇大謂官軍爲國賊
云 馬舉將精兵三萬救泗州乙巳分軍三道度淮至中流大
譟聲聞數里賊大驚不測衆寡斂兵屯城西寨舉就圍之縱火
焚柵賊衆大敗斬首數千級王弘立死吳迴退保徐城泗州之圍
始解泗州被圍凡七月守城者不得寐面目皆生瘡 龐勛留
豐縣數日欲引兵西擊康承訓或曰天時向暑蠶麥方急不若
且休兵聚食然後圖之或曰將軍出師數日摧七萬之衆西軍
震恐乘此聲勢彼破走必矣時不可失龐舉直以書勸勛乘勝

進軍勛意遂決丁未發豐縣庚戌至蕭約襄城留武小睢諸寨
兵合五六萬人以二十九日遲明攻柳子淮南敗卒在賊中者
逃詣康承訓告以其期承訓得先爲之備秣馬整衆設伏以待
之丙辰襄城等兵先至柳子遇伏敗走龐勛旣自失期遽引兵
自三十里外赴之比至諸寨已敗勛所將皆而井白徒覩官軍
勢盛皆不戰而潰承訓命諸將急追之以騎兵邀其前步卒蹙
其後賊狼狽不知所之自相蹈藉僵尸數十里死者數萬人勛
解甲服布襦而遁收散卒纔及三千人歸彭城使其將張實分
諸寨兵屯第城驛勛初起下邳土豪鄭鎰聚衆三千自備資糧
器械以應之勛以爲將謂之義軍五月沂州遣軍圍下邳勛命
鎰救之鎰帥所部來降 六月陝民作亂逐觀察使崔蕤蕤以
器韻自矜不親政事民訴旱蕤指庭樹曰此尚有葉何旱之有

杖之民怒故逐之蕘逃於民舍渴求飲民以溺飲之坐貶昭州
司馬 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徐商同平章事充荆南節度使
癸卯以翰林學士承旨戶部侍郎劉瞻同平章事瞻桂州人也
馬舉自泗州引兵攻濠州拔招義鍾離定遠劉行及設寨於
城外以拒守舉先遣輕騎挑戰賊見其衆少爭出寨西擊之舉
引大軍數萬自它道擊其東南遂焚其寨賊入固守舉塹其三
面而圍之北面臨淮賊猶得與徐州通龐勛遣吳迴助行及守
濠州屯兵北津以相應舉遣別將度淮擊之斬獲數千人平其
寨 曹翔之退屯兗州也留滄州卒四千人戍魯橋卒擅還翔
曰以龐勛作亂故討之今滄卒不從約束是自亂也勒兵迎之
圍於兗州城外擇違命者二千人悉誅之朝廷聞魏博軍敗以
將軍宋威爲徐州西北面招討使將兵三萬屯於豐蕭之間翔

復引兵會之秋七月康承訓克臨渙殺獲萬人遂拔襄城留武
小睢等寨曹翔拔滕縣進擊豐沛賊諸寨戍兵多相帥逃匿保
據山林賊抄掠者過之輒爲所殺而五八村尤甚有陳全裕者
爲之帥凡叛勛者皆歸之衆至數千人戰守之具皆備環地數
十里賊莫敢近康承訓遣人招之遂舉衆來降賊黨益離蘄縣
土豪李袞殺賊守將舉城降於承訓沛縣守將李直詣彭城計
事裨將朱玫舉城降於曹翔直自彭城還玫逆擊走之翔發兵
戍沛玫邠州人也勛遣其將孫章許佶各將數千人攻陳全裕
朱玫皆不克而還康承訓乘勝長驅拔第城進抵宿州之西築
城而守之龐勛憂懣不知所爲但禱神飯僧而已初龐勛怒
梁丕專殺姚周黜之使徐州舊將張玄稔代之治州事以其黨
張儒張實等將城中兵數萬拒官軍儒等列寨數重於城外環

水自固康承訓圍之張實夜遣人潛出以書白勛曰今國兵盡
在城下西方必虛將軍宜引兵出其不意掠宋亳之郊彼必解
圍而西將軍設伏要害迎擊其前實等出城中兵蹙其後破之
必矣時曹翔使朱攻擊豐破之乘勝攻徐城下邳皆拔之斬獲
萬計勛方憂懼欲走得實書即從其策使龐舉直許佶守徐州
引兵而西八月壬子康承訓焚外寨張儒等入保羅城官軍攻
之死者數千人不能克承訓患之遣辯士於城下招諭之張玄
稔嘗戍邊有功雖脅從於賊心常憂憤時將所部兵守子城夜
召所親數十人謀歸國因稍令布諭協同者衆乃遣腹心張臯
夜出以狀白承訓約期殺賊將舉城降至日請立青旌爲應使
衆心無疑承訓大喜從之九月丁巳張儒等飲酒於柳溪亭玄
稔使部將董厚等勒兵於亭西玄稔先躍馬而前大呼曰龐勛

已梟首於僕射寨中此輩何得尚存士卒競進遂斬張儒等數十人城中大擾玄稔諭以歸國之計及暮而定戊午開門出降玄稔見承訓肉袒膝行涕泣謝罪承訓慰勞即宣敕拜御史中丞賜遺甚厚玄稔復進言今舉城歸國四遠未知請詐為城陷引衆趨苻離及徐州賊黨不疑可盡擒也承訓許之宿州舊兵三萬承訓益以數百騎皆賞勞而遣之玄稔復入城暮發平安火如常日己未向晨玄稔積薪數千束縱火焚之如城陷軍潰之狀直趨苻離苻離納之既入斬其守將號令城中皆聽命收其兵復得萬人北趨徐州龐舉直許佶聞之嬰城拒守辛酉玄稔至彭城引兵圍之按兵未攻先諭城上人曰朝廷惟誅逆黨不傷良人汝曹柰何為賊城守若尚狐疑須臾之間同為魚肉矣於是守城者稍稍弃甲投兵而下崔彥曾故吏路審中開門

納官軍龐舉直許佖帥其黨保子城日昊賊黨自北門出玄稔遣兵追之斬舉直佖首餘黨多赴水死悉捕戍桂州者親族斬之死者數千人徐州遂平龐勛將兵二萬自石山西出所過焚掠無遺庚申承訓始知之引步騎八萬西擊之使失邪赤心將數千騎為前鋒勛襲宋州陷其南城刺史鄭處冲守其北城賊知有備捨去度汴南掠亳州沙陀追及之勛引兵循渙水而東將歸彭城為沙陀所逼不暇飲食至蘄將濟水李袞發橋勒兵拒之賊惶惑不知所之至故縣西官軍大集縱擊殺賊近萬人餘皆溺死降者纔及千人勛亦死而人莫之識數日乃獲其尸賊宿遷等諸寨皆殺其守將而降宋威亦取蕭縣吳迴獨守濠州不下冬十月以張玄稔為右驍衛大將軍御史大大馬舉攻濠州自夏及冬不克城中糧盡殺人而食之守軍深塹重圍以

守之辛丑夜吳迥突圍走舉勒兵追之殺獲殆盡迥死於招義以康承訓爲河東節度使同平章事以杜慆爲義成節度使上嘉朱邪赤心之功置大同軍於雲州以赤心爲節度使召見留爲左金吾上將軍賜姓名李國昌賞賚甚厚以辛讜爲亳州刺史讜在泗州犯圍出迎兵糧往返凡十二及除亳州上表言臣之功非杜慆不能成也賜和州刺史崔雍自盡家屬流康州兄弟五人皆遠貶上荒宴不親庶政委任路巖巖奢靡頗通賂遺左右用事至德令陳蟠叟因上書召對言請破邊咸一家可贍軍二年上問咸爲誰對曰路巖親吏上怒流蟠叟於愛州自是無敢言者初南詔遣使者楊酋慶來謝釋董成之囚定邊節度使李師望欲激怒南詔以求功遂殺酋慶西川大將恨師望分裂巡屬陰遣人致意南詔使入寇師望貪殘聚私貨以百

萬計戍卒怨怒欲生食之師望以計免朝廷徵還以太府少卿竇滂代之滂貪殘又甚於師望故蠻寇未至而定邊固已困矣是月南詔驃信西龍傾國入寇引數萬衆擊董春烏部破之十一月蠻進寇雋州定邊都頭安再榮守清溪關蠻攻之再榮退屯大渡河北與之隔水相射九日八夜蠻密分軍伐木開道逾雪坡奄至沐源川滂遣充海將黃卓帥五百人拒之虜軍覆沒十二月丁酉蠻衣充海之衣詐爲敗卒至江岸呼船已濟衆乃覺之遂陷犍爲縱兵焚掠陵榮二州之境後數日蠻軍大集於陵雲寺與嘉州對岸刺史楊忬與定邊監軍張允瓊勒兵拒之蠻潛遣奇兵自東津濟夾擊官軍殺忠武都將顏慶師餘衆皆潰忬允瓊脫身走壬子陷嘉州慶師慶復之弟也竇滂自將兵拒蠻於大渡河驃信詐遣清平官數人詣滂約和滂與語未畢

蠻乘船楫爭度忠武徐宿兩軍結陳抗之滂懼自經於帳中徐
州將苗全緒解之曰都統何至於是全緒與安再榮及忠武將
勒兵出戰滂遂單騎宵遁三將謀曰今衆寡不敵明日復戰吾
屬盡矣不若乘夜攻之使之驚亂然後解去於是夜入蠻軍弓
弩亂發蠻大驚三將乃全軍引去蠻遂進陷黎雅民竄匿山谷
敗軍所在焚掠滂奔導江邛州軍資儲侍皆散於亂兵之手蠻
至城已空通行無礙矣詔左神武將軍顏慶復將兵赴援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五十一

夏曆五月庚子朔二日庚午

庚午朔二日庚午

庚午朔二日庚午

庚午朔二日庚午

庚午朔二日庚午

庚午朔二日庚午

庚午朔二日庚午

庚午朔二日庚午

庚午朔二日庚午

庚午朔二日庚午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五十二

禮部議讀聖製撰聖高崇福宣程國河郡開國魯王晉餐實封晉顯恭懷王馬光奉

勅編集

唐紀六十八

起上章攝提格盡柔非君灘凡七年

懿宗昭聖恭惠孝皇帝下

咸通十一年春正月甲寅朔羣臣上尊號曰睿文英武明德至仁大聖廣孝皇帝赦天下 西川之民間蠻寇將至爭走入成都時成都但有子城亦無壕人所占地各不過一席許雨則戴箕盃以自庇又乏水取摩訶池泥汁澄而飲之將士不習武備節度使盧耽召彭州刺史吳行魯使攝參謀與前瀘州刺史楊慶復共修守備選將校分職事立戰棚具礮槓造器備嚴警邏先是西川將士多虛職名亦無稟給至是揭榜募驍勇之士補



以實職厚給糧賜應募者雲集慶復乃諭之曰汝曹皆軍中子弟年少材勇平居無由自進今蠻寇憑陵乃汝曹取富貴之秋也可不勉乎皆歡呼踊躍於是列兵械於庭使之各試所能兩兩角勝察其勇怯而進退之得選兵三千人號曰突將行魯彭州人也戊午蠻至眉州耽遣同節度副使王偃等齎書覓其用事之臣杜元忠與之約和蠻報曰我輩行止只繫雅懷

路巖

韋保衡上言康承訓討龐勛時逗撓不進又不能盡其餘黨又貪虜獲不時上功辛酉貶蜀王傅分司尋再貶恩州司馬

南詔進軍新津定邊之北境也盧耽遣同節度副使譚奉祀致書于杜元忠問其所以來之意蠻留之不還耽遣使告急於朝且請遣使與和以紓一時之患朝廷命知四方館事太僕卿支詳爲宣諭通和使蠻以耽待之恭亦爲之盤桓而成都守備由

是粗宇甲子蠻長驅而北陷雙流庚午耽遣節度副使柳槃往見之杜元忠授槃書一通曰此通和之後驃信與軍府相見之儀也其儀皆以王者自處語極驕慢又遣人負綵幕至城南云欲張陳蜀王廳以居驃信笑酉廢定邊軍復以七州歸西川是日蠻軍抵成都城下前一日盧耽遣先鋒遊弈使王晝至漢州訶援軍且趣之時興元六千人鳳翔四千人已至漢州會竇滂以忠武義成徐宿四千人自導江奔漢州就援軍以自存丁丑王晝以興元資簡兵三千餘人軍於毗橋遇蠻前鋒與戰不利退保漢州時成都日望援軍之至而竇滂自以失地欲西川相繼陷沒以分其責每援軍自北至輒說之曰蠻衆多於官軍數十倍官軍遠來疲弊不易遽前諸將信之皆狐疑不進成都十將李自孝陰與蠻通欲焚城東倉爲內應城中執而殺之後數

日蠻果攻城久之城中無應而止二月癸未朔蠻合梯衝四面
攻成都城上以鉤繯挽之使近投火沃油焚之攻者皆死盧耽
以楊慶復攝左都押牙李驤各帥突將出戰殺傷蠻二千餘人
會暮林火其攻具三千餘物而還蜀人素怯其突將新爲慶復所
拏拔且利於厚賞勇氣自倍其不得出者皆憤鬱求奮後數
日賊取民籬重沓濕而屈之以爲蓬置人其下舉以抵城而斫
之矢石不能入火不能然慶復鎔鐵汁以灌之攻者又死乙酉
支詳遣使與蠻約和丁亥蠻斂兵請和戊子遣使迎支詳時顏
慶復以援軍將至詳謂蠻使曰受詔詣定邊約和今雲南乃圍
成都則與鄉曰詔旨異矣且朝廷所以和者異其不犯成都也
今矢石晝夜相交何謂和平蠻見和使不至庚寅復進攻城辛
卯城中出兵擊之乃退初韋臯招南詔以破吐蕃旣而蠻許以

無甲弩臯使匠往教之數歲蠻中甲弩皆精利又東蠻苴那時
勿鄧夢衝三部助臯破吐蕃有功其後邊吏遇之無狀東蠻怨
唐深自附於南詔每從南詔入寇為之盡力得唐人皆虐殺之
朝廷貶竇滂為康州司戶以顏慶復為東川節度使凡援蜀諸
軍皆受慶復節制癸巳慶復至新都蠻分兵往拒之甲午與慶
復遇慶復大破蠻軍殺二千餘人蜀民數千人爭操芟刀白楛以助官
軍呼聲震野乙未蠻步騎數萬復至曹右武衛上將軍宋威以
忠武軍二千人至即與諸軍會戰蠻軍大敗死者五千餘人退
保星宿山威進軍沱江驛距成都三十里蠻遣其臣楊定保詣
支詳請和詳曰宜先解圍退軍定保還蠻圍城如故城中不知
援軍之至但見其數來請和知援軍必勝矣戊戌蠻復請和使者
十返城中亦依違荅之蠻以援軍在近攻城尤急驃信以下親

立矢石之間庚子官軍至城下與蠻戰奪其并遷橋是夕蠻自燒攻具遁去比明官軍乃覺之初朝廷使顏慶復救成都命宋威屯綿漢為後繼威乘勝先至城下破蠻軍功居多慶復疾之威飯士欲追蠻軍城中戰士亦欲與北軍合勢俱進慶復牒威奪其軍勒歸漢州蠻至雙流阻新穿水造橋未能成狼狽失度三日橋成乃得過斷橋而去甲兵服物遺弃於路蜀人甚恨之黎州刺史嚴師本收散卒數千保邛州蠻圍之二日不克亦捨去顏慶復始教蜀人築壅門城穿塹引水滿之植鹿角分營鋪蠻知有備自是不復犯成都矣先是西川牙將有職無官及拒却南詔四人以功授監察御史堂帖人輸堂例錢三百緡貧者苦之三月左僕射同平章事曹確同平章事充鎮海節度使夏四月丙午以翰林學士承旨兵部侍郎韋保衡同平章

事

徐賊餘黨猶相聚閭里為羣盜散居兗鄆青齊之間詔

徐州觀察使夏侯瞳招諭之

五月丁丑以邳州刺史吳行

魯為西川留後

光州民逐刺史李弱翁弱翁奔新息左補

闕楊堪等上言刺史不道百姓負冤當許於朝廷寘諸典刑豈得羣黨相聚擅自斥逐亂上下之分此風殆不可長宜加嚴誅以懲來者

上令百官議處置徐州之宜六月丙午太子

少傅李膠等狀以為徐州雖屢構禍亂未必比屋頑凶蓋由統

御失人是致姦回乘釁今使名雖降兵額尚存以為支郡則糧

餉不給分隸別藩則人心未服或舊惡相濟更成披猖惟泗州

曷因攻守結釁已深宜有更張庶為兩便詔從之徐州依舊為

觀察使統徐濠宿三州為團練使割隸淮南

加幽州節度使

張允伸兼侍中

秋八月乙未同昌公主薨上痛悼不已殺

翰林殿直官韓宗劭等二十餘人悉收捕其親族三百餘人繫京兆獄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劉瞻召諫官使言之諫官莫敢言者乃自上言以爲脩短之期人之定分昨公主有疾深軫聖慈宗劭等診療之時惟求疾愈備施方術非不盡心而禍福難移竟成差跌原其情狀亦可哀矜而械繫老幼三百餘人物議沸騰道路嗟嘆柰何以達理知命之君涉肆暴不明之謗蓋由安不慮危忿不思難之故也伏願少回聖慮寬釋繫者上覽疏不悅瞻又與京兆尹溫璋力諫於上前上大怒叱出之

魏博

節度使何全暉年少驕暴好殺又減將士衣糧將士作亂全暉單騎走追殺之推大將韓君雄爲留後成德節度使王景崇爲之請旌節九月庚戌以君雄爲魏博留後

丙辰以劉瞻同

平章事充荆南節度使貶溫璋振州司馬璋歎曰生不逢時死

何足惜是夕仰藥卒庚申敕曰苟無蠱害何至於斯惡實貫盈
死有餘責宜令三日內且於城外權瘞俟經恩宥方許歸葬使
中外快心姦邪知懼己巳貶右諫議大夫高湘比部郎中知制
誥楊知至禮部郎中魏當等於嶺南比且坐與劉瞻親善為喜保
衡所逐也知至汝士之子當扶之子也保衡又與路巖共譖劉
瞻云與醫官通謀誤投毒藥丙子貶瞻康州刺史翰林學士承
旨鄭畋草瞻罷相制辭曰安數畝之居仍非已有却四方之賂
惟畏人知巖謂畋曰侍郎乃表薦劉相也坐貶梧州刺史御史中
丞孫瑄坐為瞻所擢用亦貶汀州刺史路巖素與劉瞻論議多
不叶瞻既貶康州巖猶不快閱十道圖以驩州去長安萬里再
貶驩州司戶

冬十月癸卯以西川留後吳行魯為節度使
十一月辛亥以兵部尚書鹽鐵轉運使王鐸為禮部尚書

同平章事鐸起之兄子也

丁卯復以徐州爲感化軍節度

十二月加成德節度使王景崇同平章事以左金吾上將

軍李國昌爲振武節度使

十二年春正月辛酉葬文懿公主韋氏之人爭取庭祭之灰沐其金銀凡服玩每物皆百二十輿以錦繡珠玉爲儀衛明器輝煥三十餘里賜酒百斛餅餠四十囊駝以飼侏夫上與郭淑妃思公主不已樂工李可及作歎百年曲其聲悽惋舞者數百人發內庫雜寶爲其首飾以絕八百匹爲地衣舞罷珠璣覆地

以魏博留後韓君雄爲節度使

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路巖與韋保衡素相表裏勢傾天下旣而爭權浸有隙保衡遂短巖於上夏四月癸卯以巖同平章事充西川節度使巖出城路人以瓦礫擲之權京兆尹薛能巖所擢也巖謂能曰臨行煩

以瓦礫相餞能徐舉笏對曰鄉來宰相出府司無例發人防衛
巖其慙能汾州人也 五月上幸安國寺賜僧重謙僧澈沈

檀講座二各高二丈設萬人齋 秋七月以兵部尚書盧耽

同平章事充山南東道節度使 冬十月以兵部侍郎鹽鐵轉

運使劉鄴為禮部尚書同平章事

十三年春正月幽州節度使張允伸得風疾請委軍政就醫許
之以其子簡會為留後疾甚遣使上表納旌節丙申薨允伸
鎮幽州二十三年勤儉恭謹邊鄙無警上下安之 二月

丁巳以兵部侍郎同平章事于琮為山南東道節度使以刑
部侍郎判戶部奉天趙隱為戶部侍郎同平章事 平州刺史

張公素素有威望為幽人所服張允伸薨公素帥州兵來奔喪
張簡會懼三月奔京師以為諸衛將軍 夏四月立皇子保

為吉王傑為壽王倚為睦王

以張公素為平盧留後

五月國子司業韋殷裕詣閣門告郭淑妃弟內作坊使勸迷陰事上大怒杖殺殷裕籍沒其家乙亥閣門使田獻鈺奪紫改橋陵使以其受殷裕狀故也殷裕妻父太僕少卿崔元應妻從兄中書舍人崔沆季父君卿皆貶嶺南官給事中杜裔休坐與殷裕善亦貶端州司戶沆鉉之子也裔休悰之子也 丙子

貶山南東道節度使于琮為普王傅分司韋保衡譖之也辛巳

貶尚書左丞李當吏部侍郎王渢左散騎常侍李都翰林學士

承旨兵部侍郎張楊前中書舍人封彥卿左諫議大夫楊執葵

未貶工部尚書嚴祁給事中李貺給事中張鐸左金吾大將軍

李勣仲起居舍人蕭遘李瀆鄭彥特李藻皆處之湖嶺之南

坐與琮厚善故也貶漢之子遘寘之子也甲申貶前平盧節

度使于琯為涼王府長史分司前湖南觀察使于瓌為袁州刺史瓌瑋皆琯之兄也尋再貶琯韶州刺史琯妻廣德公主上之妹也與琯皆之韶州行則肩輿門相對坐則執琯之帶琯由是獲全時諸公主多驕縱惟廣德動遵法度事于氏宗親尊卑無不如禮內外稱之 六月以盧龍留後張公素為節度使

韋保衡欲以其黨裴條為郎官憚左丞李璋方嚴恐其不放上先遣人達意璋曰朝廷遷除不應見問秋七月乙未以璋為宣歙觀察使 八月歸義節度使張義潮薨沙州長史曹義金

代領軍府制以義金為歸義節度使是後中原多故朝命不及回鶻陷甘州自餘諸州隸歸義者多為羌胡所據 冬十二

月追上宣宗謚曰元聖至明成武獻文睿智章仁神聰懿道大孝皇帝 振武節度使李國昌恃功恣橫專殺長吏朝廷不能

平徙國昌為大同軍防禦使國昌稱疾不赴

十四年春三月癸巳上遣敕使詣法門寺迎佛骨羣臣諫者甚衆至有言憲宗迎佛骨尋晏駕者上曰朕生得見之死亦無恨廣造浮圖寶帳香鬢幡花幢蓋以迎之皆飾以金玉錦繡珠翠自京城至寺三百里間道路車馬晝夜不絕夏四月壬寅佛骨至京師導以禁軍兵仗公私音樂沸天燭地綿亘數十里儀衛之盛過於郊祀元和之時不及遠矣富室夾道為綵樓及無遮會競為侈靡上御安福門降樓膜拜流涕霑臆賜僧及京城耆老嘗見元和事者金帛迎佛骨入禁中三日出置安國崇化寺宰相已下競施金帛不可勝紀因下德音降中外繫囚五月丁亥以西川節度使路巖兼中書令南詔寇西川又寇黔南黔中經略使秦匡謀兵少不敵弃城奔荆南荆南節度使杜

悰囚而奏之六月乙未敕斬匡謀籍沒其家貲親族應緣坐者
令有司搜捕以聞匡謀鳳翔人也 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王鐸同平章事充宣武節度使時韋保衡挾恩弄權以劉瞻于
琮先在相位不禮於已譖而逐之王鐸保衡及第時主文也蕭
遘同年進士也二人素薄保衡之為人保衡皆擯斥之 秋七

月戊寅上疾大漸左軍中尉劉行深右軍中尉韓文約立少子
普王儼庚辰制立儼為皇太子權句當軍國政事辛巳上崩于
咸寧殿遺詔以韋保衡攝冢宰僖宗即位八月丁未追尊母王
貴妃為皇太后劉行深韓文約皆封國公 關東河南大水

九月有司上先太后謚曰惠安

司徒門下侍郎同平章

事韋保衡怨家告其陰事貶保衡賀州刺史樂季可及流嶺南可及有
寵於懿宗嘗為子娶婦懿宗賜之酒二銀壺啓之無酒而中實右

軍中尉西門季玄屢以為言懿宗不聽可及嘗大受賜物載以官車季玄謂曰汝它日破家此物復應以官車載還非為受賜徒煩牛足耳及涼嶺南籍沒其家果如季玄言 以西川節

度使路巖兼侍中加成德節度使王景崇中書令魏博節度使韓君雄盧龍節度使張公素天平節度使高駢並同平章事君雄仍賜名允中 冬十月乙未以左僕射蕭倣為門下侍郎

同平章事

韋保衡再貶崖州澄邁令尋賜自盡又貶其弟

翰林學士兵部侍郎保乂為賓州司戶所親翰林學士戶部侍郎劉承雍為涪州司馬承雍禹錫之子也 癸卯赦天下

西川節度使路巖喜聲色遊宴委軍府政事於親吏邊咸郭籌皆先行後申上下畏之嘗大閱二人議事默書紙相示而焚之軍中以為有異圖驚懼不安朝廷聞之十一月戊辰徙巖荆南

節度使咸籌潛知其故遂亡命 以右僕射蕭鄴同平章事充

河東節度使 十二月己亥詔送佛骨還法門寺 再貶路

巖為新州刺史

僖宗惠聖恭定孝皇帝上之上

乾符元年春正月丁亥翰林學士盧攜上言以為陛下初臨大寶宜深念黎元國家之有百姓如草木之有根柢若秋冬培溉則春夏滋榮臣竊見關東去年旱災自虢至海麥纔半收秋稼幾無冬菜至少貧者磴蓬實為麵蓄槐葉為糜或更衰羸亦難采拾常年不稔則散之鄰境今所在皆饑無所依投坐守鄉閭待盡溝壑其蠲免餘稅實無可徵而州縣以有上供及三司錢督趣甚急動加捶撻雖撤屋伐木雇妻鬻子止可供所由酒食之費未得至於府庫也或租稅之外更有它徭朝廷儻不撫存

百姓實無生計乞敕州縣應所欠殘稅並一切停徵以俟蠶麥
仍發所在義倉亟加賑給至深春之後有菜葉木牙繼以桑椹
漸有可食在今數月之間尤爲窘急行之不可稽緩敕從其言
而有司竟不能行徒爲空文而已

路巖行至江陵敕削官

爵長流儋州巖美姿儀囚於江陵獄再夕須髮皆白尋賜自盡籍
沒其家巖之爲相也密奏三品以上賜死皆令使者剔取結喉
三寸以進驗其必死至是自罹其禍所死之處乃楊收賜死之
榻也邊咸郭籌捕得皆伏誅初巖佐崔鉉於淮南爲支使鉉知
其必貴曰路十終須作彼一官旣而入爲監察御史不出長安
城十年至宰相其自監察入翰林也鉉猶在淮南聞之曰路十
今已入翰林如何得老皆如鉉言

以太子少傅于琮同平

章事充山南東道節度使

二月甲午葬昭聖恭惠孝皇帝

于簡陵廟號懿宗 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趙隱同平章事充
鎮海節度使以華州刺史裴坦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以

虢州刺史劉瞻為刑部尚書瞻之貶也人無賢愚莫不痛惜及
其還也長安兩市人率錢崔百戲迎之瞻聞之改期由它道而
入 夏五月乙未裴坦薨以劉瞻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初

瞻南遷劉鄴附於韋路共短之及瞻還為相鄴內懼秋八月丁
巳朔鄴延瞻置酒於鹽鐵院瞻歸而遇疾辛未薨時人皆以為
鄴鳩之也 以兵部侍郎判度支崔彥昭為中書侍郎同平

章事彥昭羣之從子也兵部侍郎王凝正雅之從孫也其母彥
昭之從母疑彥昭同舉進士凝先及第嘗袂衣見彥昭且戲之
曰君不若舉明經彥昭怒遂為深仇及彥昭為相其母謂侍婢
曰為我多作鞮履王侍郎母子必將竄逐吾當與妹偕行彥昭

拜且泣謝曰必不敢疑由是得免 冬十月以門下侍郎同

平章事劉鄴同平章事充淮南節度使以吏部侍郎鄭畋為兵
部侍郎翰林學士承旨戶部侍郎盧攜守本官並同平章事

十一月庚寅日南至羣臣上尊號曰聖神聰睿仁哲孝皇帝改

元 魏博節度使韓允中薨軍中立其子節度副使簡為留後

南詔寇西川作浮梁濟大度河防河都知兵馬使黎州刺史

黃景復俟其半濟擊之蠻敗走斷其浮梁蠻以中軍多張旗幟

當其前而分兵潛出上下流各二十里夜作浮梁詰朝俱濟襲

破諸城柵夾攻景復力戰三日景復陽敗走蠻盡銳追之景復

設三伏以待之蠻過三分之二乃發伏擊之蠻兵大敗殺二千

餘人追至大度河南而還復修完城柵而守之蠻歸至之羅谷

遇國中發兵繼至新舊相合鉦鼓聲聞數十里復寇大度河與

唐夾水而軍詐云求和又自上下流潛濟與景復戰連日西川
援兵不至而蠻衆日益景復不能支軍遂潰 十二月党項

回鶻寇天德軍

感化軍奏羣盜寇掠州縣不能禁敕充

鄆等道出兵討之

南詔乘勝陷黎州入邛崃關攻雅州大度

河潰兵奔入邛州成都驚擾民爭入城或北奔它州城中大爲
守備而塹壘比曩時嚴固驃信使其坦綽遺節度使牛叢書云
非敢爲寇也欲入見天子面許數十年爲讒人離間冤抑之事
儻蒙聖恩矜恤當還與尚書永敦鄰好今假道貴府欲借蜀王
廳留止數日即東上叢素懦怯欲許之楊慶復以爲不可斬
使者留二人授以書遣還書辭極數其罪詈辱之蠻兵及新津
而還叢恐蠻至豫焚城外民居蕩盡蜀人尤之詔發河東山南
西道東川兵援之仍命天平節度使高駢詣西川制置蠻事

以韓簡為魏博留後 商州刺史王樞以軍州空窘減折糶

錢民相帥以白梃毆之又毆殺官吏二人朝廷更除刺史李誥

到官收捕民李叔汶等三十人斬之 初回鶻屢求冊命詔

遣冊立使郝宗莒詣其國會回鶻為吐谷渾嗚末所破逃遁不

知所之詔宗莒以玉冊國信授靈鹽節度使唐弘夫掌之還京

師 上年少政在臣下南牙北司立相矛楯自懿宗以來奢

侈日甚用兵不息賦斂愈急關東連年水旱州縣不以實聞

上下相蒙百姓流殍無所控訴相聚為盜所在蜂起州縣兵少

加以承平日久人不習戰每與盜遇官軍多敗是歲濮州人主

仙芝始聚眾數千起於長垣

二年春正月丙戌以高駢為西川節度使 辛巳上祀圓丘

赦天下 高駢至劍州先遣使走馬開成都門或諫曰蠻寇

逼近成都相公尚遠萬一豨突柰何駢曰吾在父趾破蠻二十
萬衆蠻聞我來逃竄不暇何敢輒犯成都今春氣向暖數十萬
人蘊積城中生死共處污穢鬱蒸將成癘疫不可緩也使者至
成都開門縱民出各復常業棄城者皆下城解甲民大悅蠻方
攻雅州聞之遣使請和引兵去駢又奏南蠻小醜易以枝梧今
西川新舊兵已多所發長武廊坊河東兵徒有勞費並乞勒還
敕止河東兵而已 上之為普王也小馬坊使田令孜有寵
及即位使知樞密遂擢為中尉上時年十四專事遊戲政事一
委令孜呼為阿父令孜頗讀書多巧數招權納賄除官及賜緋
紫皆不關白於上每見常自備果食兩盤與上相對飲啗從容
良久而退上與內園小兒狎昵賞賜樂工伎兒所費動以萬計
府藏空竭令孜說上籍兩市商旅寶貨悉輸內庫有陳訴者付

京兆杖殺之宰相以下鉗口莫敢言

高駢至成都明日發

步騎五千追南詔至大度河殺獲甚衆擒其酋長數十人至成都斬之修復邛峽關大度河諸城柵又築城於戎州馬湖鎮號平夷軍又築城於沐源川皆蠻入蜀之要道也各置兵數千戎之自是蠻不復入寇駢召黃景復責以大度河失守嘗斬之駢又奏請自將本管及天平昭義義成等軍共六萬擊南詔詔不許先是南詔督爽屢牒中書辭語怨望中書不荅盧攜奏稱如此則蠻益驕謂唐無以荅宜數其十代受恩以責之然自中書發牒則嫌於體敵請賜高駢及嶺南節度使辛儼詔使錄詔白牒與之從之

三月以魏博留後韓簡為節度使

去歲

感化軍發兵詣靈武防秋會南詔寇西川敕往救援未至成都蠻退遣還至鳳翔不肯詣靈武欲擅歸徐州內養王裕本都將

劉逢搜擒唱帥者胡雄等八人斬之衆然後定

初南詔圍

成都楊慶復以右職優給募突將以禦之成都由是獲全及高
駢至悉令納牒又託以蜀中屢遭蠻寇人未復業停其稟給突
將皆忿怨駢好妖術每發兵追蠻皆夜張旗立隊對將士焚紙
畫人馬散小豆曰蜀兵懦怯今遣玄女神兵前行軍中壯士皆
恥之又索闔境官有出於胥吏者皆停之令民間皆用足陌錢
陌不足者皆執之劾以行賂取與皆死刑罰嚴酷由是蜀人皆
不悅夏四月突將作亂大譟突入府廷駢走匿於廁間突將索
之不獲天平都將張傑帥所部數百人被甲入府擊突將突將
撤前牙儀注兵仗無者奮挺揮拳乘怒氣力闔天平軍不能
敵走歸營突將追之營門閉不得入監軍遣人招諭許以復職
名稟給久之乃肯還營天平軍復開門出為追逐之勢至城北

時方脩毬場役者數百人天平軍悉取其首還詣府去已誅亂者駢出見之厚以金帛賞之明日榜謝突將悉還其職名衣糧自是日令諸道將士從已來者更直府中嚴兵自衛 加成

德節度使王景崇兼侍中

浙西狼山鎮遏使王郢等六十

九人有戰功節度使趙隱賞以職名而不給衣糧郢等論訐不獲遂劫庫兵作亂行收黨衆近萬人攻陷蘇常乘舟往來泛江入海轉掠二浙南及福建大爲人患 五月以太傅分司令

狐緡同平章事充鳳翔節度使

司空同平章事蕭倣薨

六月以御史大夫李蔚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辛未高

駢陰籍突將之名使人夜掩捕之圍其家排牆壞戶而入老幼孕病悉驅去殺之嬰兒或撲於階或擊於柱流血成渠號哭震天死者數千人夜以車載尸投之於江有一婦人臨刑戟手大

罵曰高駢汝無故奪有功將士職名衣糧激成衆怒幸而得免
不省己自咎乃更以詐殺無辜近萬人天地鬼神豈容汝如此
我必訴汝於上帝使汝它日舉家屠滅如我今日冤抑汚辱如
我今日驚憂惴恐如我今日言畢拜天怫然就戮久之突將有
自戎役歸者駢復欲盡族之有元從親吏王殷諫曰相公奉道
宜好生惡殺此屬在外初不同謀若復誅之則自危者多矣駢
乃止 王仙芝及其黨尚君長攻陷濮州曹州衆至數萬天平
節度使薛崇出兵擊之爲仙芝所敗冤句人黃巢亦聚衆數千
人應仙芝巢少與仙芝皆以販私鹽爲事巢善騎射喜任俠
粗涉書傳屢舉進士不第遂爲盜與仙芝攻剽州縣橫行山
東民之困於重斂者爭歸之數月之間衆至數萬 盧龍節
度使張公素性暴戾不爲軍士所附大將李茂勳本回鶻阿布

思之族回鶻敗降於張仲武武使戍邊屢有功賜姓名納降軍使陳貢言者幽之宿將為軍士所信服茂勳潛殺貢言聲云貢言舉兵向薊公素出戰而敗奔京師茂勳入城眾乃知非貢言也不得已推而立之朝廷因以茂勳為留後 秋七月蝗自東而西蔽日所過赤地京兆尹楊知至奏蝗入京畿不食稼皆抱荆棘而死宰相皆賀 八月李茂勳為盧龍節度使

九月左補闕董禹諫上游畋乘驢擊毬上賜金帛以褒之

邠寧節度使李德奏為假父華清宮使道雅求贈官禹上疏論之語頗侵宦官樞密使楊復恭等列訴於上冬十月禹坐貶郴州司馬復恭欽義之養孫也 昭義軍亂大將劉廣逐節度

使高湜自為留後以左金吾大將軍曹翔為昭義節度使 回

鶻還至羅川十一月遣使者同羅榆祿入貢賜拯接絹萬匹

群盜侵淫剽掠十餘州至于淮南多者千餘人少者數百人詔淮南忠武宣武義成天平五軍節度使監軍亟加討捕及招懷十二月王仙芝寇沂州平盧節度使宋威表請以步騎五千別爲一使兼帥本道兵所在討賊乃以威爲諸道行營招討草賊使仍給禁兵三千甲騎五百因詔河南方鎮所遣討賊都頭並取威處分

三年春正月天平軍奏遣將士張晏等救沂州還至義橋聞北境復有盜起留使扞禦晏等不從喧譟趣鄆州都將張思恭李承祐走馬出城裂袖與盟以俸錢備酒殽慰諭然後定詔本軍宣慰一切無得窮詰 二月敕福建江西湖南諸道觀察刺

史皆訓練士卒又令天下鄉村各置弓刀鼓板以備羣盜賜海兗節度號泰寧軍 三月盧龍節度使李茂勳請以其

子幽州左司馬可舉知留後自求致仕詔茂勳以左僕射致仕
以可舉為盧龍留後 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崔彥昭罷為太

子太傅以左僕射王鐸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南詔遣使

者詣高駢求和而盜邊不息駢斬其使者蠻之陷交趾也虜安

南經略判官杜驤妻李瑤瑤宗室之疎屬也蠻遣瑤還遞木夾以

遺駢稱督奕牒西川節度使辭極驕慢駢送瑤京師甲辰復牒

南詔數其負累聖恩德暴犯邊境殘賊欺詐之罪安南大度覆

敗之狀折辱之 原州刺史史懷操貪暴夏四月軍亂逐之

賜宣武感化節度泗州防禦使密詔選精兵數百人於巡內

遊奕防衛綱船五日一具上供錢米平安狀聞奏 五月昭

王訥薨 以盧龍留後李可舉為節度使 六月撫王紘

薨 雄州地震裂水涌壞州城及公私廬舍俱盡 秋七

月以前巖州刺史高傑爲左驍衛將軍充緣海水軍都知兵馬使以討王郢 鄂王潤薨 加魏博節度使韓簡同平章

事

宋威擊王仙芝於沂州城下大破之仙芝亡去威奏仙

芝已死縱遣諸道兵身還青州百官皆入賀居三日州縣奏仙芝尚在攻剽如故時兵始休詔復發之士皆忿怨思亂八月仙芝陷陽翟郟城詔忠武節度使崔安潛發兵擊之安潛慎由之弟也又命昭義節度使曹翔將步騎五千及義成兵衛東都宮以左散騎常侍曾元裕爲招討副使守東都又詔山南東道節度使李福選步騎二千守汝鄧要路仙芝進逼汝州詔邠寧節度使李佩鳳翔節度使令狐綯選步兵一千騎兵五百守陝州潼關 加成德節度使王景崇兼中書令 九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丙子王仙芝陷汝州執刺史王鐐鐐鐸之從父

兄弟也東都大震士民挈家逃之城乙酉敕赦王仙芝尚君長
罪除官以招諭之仙芝陷陽武攻鄭州昭義監軍判官雷殷符
屯中牟擊仙芝破走之冬十月仙芝南攻唐鄧 西川節度

使高駉築成都羅城使僧景仙規度周二十五里悉召縣令屯
徒賦役吏受百錢以上皆死蜀土䟽惡以甓楚之還城十里內
取土皆剗丘垤平之無得爲坎塹以害耕種役者不過十日而代
衆樂其均不費扑撻而功辦自八月癸丑築之至十一月戊子
畢功役之始作也駉恐南詔揚聲入寇雖不敢決來役者必驚
擾乃奏遣景仙託遊行入南詔說諭驃信使歸附中國仍許妻
以公主因與議二國禮儀久之不決駉又聲言欲巡邊朝夕通烽
火至大度河而實不行蠻中惴恐由是訖於城成邊候無風塵
之警先是西川將吏入南詔驃信皆坐受其拜駉以其俗尚浮

屠故遣景仙往驃信果帥其大臣迎拜信用其言 王仙芝

攻郢復二州陷之 王郢因温州刺史魯寔是請降寔屢為之

論奏敕郢詣闕郢擁兵遷延半年不至固求望海鎮使朝廷不

許以郢為右率府率仍令左神策軍補以重職其先所掠之

財並令給與 十二月王仙芝攻申光廬壽舒通等州淮

南節度使劉鄴奏求益兵救感化節度使薛能選精兵數千助

之鄭畋以言計不行稱疾遜位不許乃上言自沂州奏捷之後

仙芝愈肆猖狂屠陷五六州瘡痍數千里宋威衰老多病自妄奏

以來諸道尤所不服今淹留亳州殊無進討之意曾元裕擁兵

蘄黃專欲望風退縮若使賊陷揚州則江南亦非國有崔安潛

威望過人張自勉驍雄良將宮苑使李瑒西平王晟之孫嚴而

有勇請以安潛為行營都統瑒為招討使代威自勉為副使代

元裕上頗采其言

青滄軍士戍安南還至桂州逐觀察使

李瓚瓚宗閔之子也以右諫議大夫張禹謨爲桂州觀察使桂管監軍李維周驕橫瓚曲奉之浸不能制桂管有兵八百人防禦使纔得百人餘皆屬監軍又預於逐帥之謀強取兩使印擅補知州官奪昭州送使錢詔禹謨并按之禹謨徹之子也招討副使都監楊復光奏尚君長弟讓據查牙山官軍退保鄧州復光玄价之養子也

王仙芝攻蘄州刺史裴渥王鐸知

舉時所擢進士也王鐸在賊中爲仙芝以書說渥渥與仙芝約斂兵不戰許爲之奏官鐸亦說仙芝許以如約渥乃開城延仙芝及黃巢輩三十餘人入城置酒大陳貨賄以贈之表陳其狀諸宰相多言先帝不赦龐勛暮年卒誅之今仙芝小賊非龐勛之比赦罪除官益長姦宄王鐸固請許之乃以仙芝爲左神策

軍押牙兼監察御史遣中使以告身即蘄州授之仙芝得之甚喜鐐渥皆賀未退黃巢以官不及己大怒曰始者共立大誓橫行天下今獨取官赴左軍使此五千餘衆安所歸乎因毆仙芝傷首其衆誼譟不已仙芝畏衆怒遂不受命大掠蘄州城中之人半驅半殺焚其廬舍渥奔鄂州敕使奔襄州鐐爲賊所拘賊乃分其軍三千餘人從仙芝及尚君長二千餘人從巢各分道而去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五十二

夏四月丙午朔

庚申朔

辛酉朔

壬戌朔

癸亥朔

甲子朔

乙丑朔

丙寅朔

丁卯朔

戊辰朔

謚曰景莊皇帝子法立改元貞明承智大同國號鶴拓亦號大
封人法好畋獵酣飲委國事於大臣閏月嶺南西道節度使辛
讜奏南詔遣陁西段瑳寶等來請和且言諸道兵戍邕州歲久
餽餉之費疲弊中國請許其和使羸瘵息肩詔許之讜遣大將
杜弘等齎書幣送瑳寶還南詔但留荆南宣歙數軍戍邕州自
餘諸道兵什減其七 王郢橫行浙西鎮海節度使裴璩嚴兵

設備不與之戰密招其黨朱實降之散其徒六七千人輸器械
二十餘萬舟航粟帛稱是敕以實為金吾將軍於是郢黨離散
郢收餘衆東至明州甬橋鎮遏使劉巨容以筒箭射殺之餘黨
皆平璩諳之從曾孫也 三月黃巢陷沂州 夏四月壬申朔

日有食之

賊帥柳彥璋剽掠江西

陝州軍亂逐觀察使崔

碣賤碣懷州司馬

黃巢與尚讓合兵保查牙山

五月甲子

以給事中楊損爲陝虢觀察使損至官誅首亂者損嗣復之子也初桂管觀察使李瓚失政支使薛堅石屢規正之瓚不能從及瓚被逐堅石攝留務移牒鄰道禁遏亂兵一方以安詔擢堅石爲國子博士六月柳彥璋襲陷江州執刺史陶祥使祥上表彥璋亦自附降狀敕以彥璋爲右監門將軍令散衆赴京師以左武衛將軍劉秉仁爲江州刺史彥璋不從以戰艦百餘固溢江爲水寨剽掠如故忠武都將李可封戍邊還至邠州迫脅主帥索舊欠糧鹽留止四日闔境震驚秋七月還至許州節度使崔安潛悉按誅之庚申王仙芝薰巢攻宋州三道兵與戰不利賊遂圍宋威於宋州甲寅右威衛上將軍張自勉將忠武兵七千救宋州殺賊二千餘人賊解圍遁去王鐸盧攜欲使張自勉以所將兵受宋威節度鄭畋以爲威與自勉已有疑

忿若在麾下必為所殺不肯署奏八月辛未鐸攜訴於上求罷
免庚辰畋請歸澠川養疾上皆不許 王仙芝陷安州 鹽州
軍亂逐刺史王承顏詔高品牛從珪往慰諭之貶承顏象州司
戶承顏及崔碣素有政聲以嚴肅為驕卒所逐朝廷與貪暴致
亂者同貶時人惜之從珪自鹽州還軍中請以大將王宗誠為
刺史詔宗誠詣闕將士皆釋罪仍加優給 乙卯王仙芝陷隨
州執刺史崔休徵山南東道節度使李福遣其子將兵救隨州
戰死福奏求援兵遣左武衛大將軍李昌言將鳳翔五百騎赴
之仙芝遂轉掠復郢忠武大將張貫等四千人與宣武兵援襄
州自申蔡間道逃歸詔忠武節度使崔安潛宣武節度使穆仁
裕遣人約還 冬十月邠寧節度使李侃奏遣兵討王宗誠斬
之餘黨悉平 鄭畋與王鐸盧攜爭論用兵於上前畋不勝退

復上奏以爲自王仙芝俶擾崔安潛首請會兵討之繼發士卒
罄供資糧賊往來千里塗炭諸州獨不敢犯其境又以本道兵
授張自勉解宋州圍使江淮漕運流通不輸寇手今蒙盡以自
勉所將七千兵令張貫將之隸宋威自勉獨歸許州威復奏加
誣毀因功受辱臣竊痛之安潛出師前後克捷非一一旦彊兵
盡付它人良將空還若勅寇忽至何以枝梧臣請以忠武四千
人授威餘三千人使自勉將之守衛其境既不侵宋威之功又
免使安潛愧恥時盧攜不以爲然上不能決敗復上言宋威欺
罔朝廷敗衄狼藉又聞王仙芝士狀請降威不爲聞奏朝野切
齒以爲宜正軍法迹狀如此不應復典兵權願與內大臣參酌
早行罷黜不從 河中軍亂逐節度使劉侔縱兵焚掠以京兆
尹竇瑯爲河中宣慰制置使 黃巢寇掠斬黃曾元裕擊破之

斬首四千餘級巢遁去 十一月己酉以竇瑯為河中節度使

招討副都監楊復光遣人說諭王仙芝仙芝遣尚君長等請

降於復光宋威遣兵於道中劫取君長等十二月威奏與君長

等戰於潁州西南生擒以獻復光奏君長等實降非威所擒詔

侍御史歸仁紹等鞫之音不能明斬君長等於狗脊嶺 黃巢

陷匡城遂陷濮州詔潁州刺史張自勉將諸道兵擊之 江州

刺史劉秉仁乘驛之官單舟入柳彥璋水寨賊出不意即迎拜

秉仁斬彥璋散其衆 王仙芝寇荆南節反使楊知溫知至之

兄出以文學進不知兵或告賊至知溫以為妄不設備時漢水

淺狹賊自賈鵬度五年春正月丁酉朔大雪知溫方受賀賊已

至城下遂陷羅城將佐共治子城而守之及暮知溫猶不出將

佐請知溫出撫士卒知溫紗帽卓裘而行將佐請知溫擐甲以

備沛矢知温見士卒拒戰猶賦詩示幕僚遣使告急於山南東
道節度使李福福悉其衆自將救之時有沙陀五百在襄陽福
與之俱至荆門遇賊沙陀縱騎奮擊破之仙芝聞之焚掠江陵
而去江陵城下舊三十萬戶至是死者什三四 壬寅招討副
使曾元裕大破王仙芝於申州東所殺萬人招降散遣者亦萬
人敕以宋威久病罷招討使還青州以曾元裕為招討使潁州
刺史張自勉為副使 庚戌以西川節度使高駢為荆南節度
使兼鹽鐵轉運使 振武節度使李國昌之子克用為沙陀副
兵馬使戍蔚州時河南盜賊逢起雲州沙陀兵馬使李盡忠與
牙將康君立薛志勤程懷信李存璋等謀曰今天下大亂朝廷
號令不復行於四方此乃英雄立功名富貴之秋也吾屬雖各
擁兵衆然李振武功大官高名聞天下其子勇冠諸軍若輔以

舉事代北不足平也衆以爲然君立興唐人存璋雲州人志勤
奉誠人也會大同防禦使段文楚兼水陸發運使代止荐饑漕
運不繼文楚頗減軍士衣米又用法稍峻軍士怨怒盡忠遣君
立潛詣蔚州說克用起兵除文楚而代之克用曰吾父在振武
俟我稟之君立曰今機事已泄緩則生變何暇千里稟命乎於
是盡忠夜帥牙兵攻牙城執文楚及判官柳漢璋等繫獄自知
軍州事遣召克用克用帥其衆趣雲州行收兵二月庚午至城
下衆且萬人屯於鬪雞臺下壬申盡忠遣使送符印請克用爲
防禦留後癸酉盡忠械文楚等五人送鬪雞臺下克用令軍士
乃而食之以騎踐其骸甲戌克用入府舍視事令將士表求敕
命朝廷不許李國昌上言乞朝廷速除大同防禦使若克用違
命臣請帥本道兵討之終不愛一子以負國家朝廷方欲使國

昌諭克用會得其奏乃以司農卿支詳為大同軍宣慰使詔國
昌語克用令迎候如常儀除克用官必令稱愜又以太僕卿盧
簡方為大同防禦使 貶楊知温為郴州司馬 曾元裕奏大
破王仙芝於黃梅殺五萬餘人追斬仙芝傳首餘黨散去黃巢
方攻亳州未下尚讓帥仙芝餘衆歸之推巢為王號衝天大將
軍改元王霸署官屬巢襲陷沂州濮州既而屢為官軍所敗乃
遺天平節度使張勣書請奏之詔以巢為右衛將軍令就鄆州
解甲巢竟不至 加山南東道節度使李福同平章事賞救荆
南之功也 三月群盜陷朗州岳州招討使曾元裕屯荆襄黃
巢自濮州掠宋汴乃以副使張自勉充東南面行營招討使黃
巢攻衛南遂攻葉陽翟詔發河陽兵千人赴東都與宣武昭義
兵二千人共衛宮闕以左神武大將軍劉景仁充東都應援防

通鑑三百五十三
五
渴使并將三鎮兵仍聽於東都募兵二千人景仁昌之孫也又
詔曾元裕將兵徑還東都發義成兵三千守鞏轅伊闕河陰武
牢 王仙芝餘黨王重隱陷洪州江西觀察使高湘奔湖口賊
轉掠湖南別將曹師雄掠宣潤詔曾元裕楊復光引兵救宣潤
湖南軍亂都將高傑逐觀察使崔瑾瑾鄜之子也 黃巢引
兵度江攻陷虔吉饒信等州 朝廷以李克用據雲中夏四月
以前大同軍防禦使盧簡方為振武節度使以振武節度使李
國昌為大同節度使以為克用必無以拒也 詔以東都軍儲
不足貸商旅富人錢穀以供數月之費仍賜空名殿中侍御史
告身五通監察御史告身十通有能出家財助國稍多者賜之
時連歲旱蝗寇盜充斥耕桑半廢租賦不足內藏虛竭無所依
助兵部侍郎判度支楊巖三表自陳才短不能濟辦乞解使務

辭極哀切詔不許 曹師雄寇湖州鎮海節度使裴璩遣兵擊

破之 王重隱死其將徐唐苕據洪州饒州將彭幼璋合義營

兵克復饒州 南詔遣其酋望趙宗政來請和親無表但令督

爽牒中書請為第而不稱臣詔百官議之禮部侍郎崔澹等以

為南詔驕僭無禮高駢不達大體反因一僧占躡卑辭誘致其

使若從其請恐垂笑後代高駢聞之上表與澹爭辨詔諭解之

澹璵之子也五月丙申朔鄭畋盧攜議蠻事攜欲與之和親畋

固爭以為不可攜怒拂衣起袂胷硯墮地破之上聞之曰大臣

相詬何以儀刑四海丁酉畋攜皆罷為太子賓客分司以翰林

學士承旨戶部侍郎豆盧瑑為兵部侍郎吏部侍郎崔沆為戶

部侍郎並同平章事時宰相有好施者常使人以布囊貯錢自

隨行施匄者每出襪褸盈路有朝士以書規之曰今百姓疲弊

寇盜充斥相公宜舉賢任能紀綱庶務捐不急之費杜私謁之
門使萬物各得其所則家給人足自無貧者何必如此行小惠
乎宰相大怒 邕州大將杜弘送段璫寶至南詔踰年而還甲
辰辛謹復遣攝巡官賈宏大將左瑜曹朗使於南詔 李國昌
欲父子并據兩鎮得大同制書毀之殺監軍不受代與李克用
合兵陷遮虜軍進擊寧武及岢嵐軍盧簡方赴振武至嵐州而
薨丁巳河東節度使賈澣發民墾晉陽已未以都押衙康傳圭
為代州刺史又發土團千人戍代州土團至城北媿隊不發求
優賞時府庫空竭澣遣馬步都虞候鄧虔往慰諭之士團呂虔
牀昇其尸入府澣與監軍自出慰諭人給錢三百布一端衆乃
定押牙田公鏐給亂軍錢布衆遂劫之以為都將赴代州澣借
商人錢五萬緡以助軍朝廷以澣為不才六月以前昭義節度

使曹翔為河東節度使 王仙芝餘黨剽掠浙西朝廷以荆南

節度使高駢先在天平有威名仙芝黨多鄆人乃徙駢為鎮海

節度使 沙陀焚唐林嶧縣入忻州境 秋七月曹翔至晉陽

己亥捕土團殺鄧度者十三人殺之義武兵至晉陽不解甲謹

謀求優賞翔斬其十將一人乃定發義成忠武昭義河陽兵會

于晉陽以禦沙陀八月戊寅曹翔引兵救忻州沙陀攻岢嵐軍

陷其羅城敗官軍於洪谷晉陽閉門城守 黃巢寇宣州宣歙

觀察使王凝拒之敗於南陵巢攻宣州不克乃引兵入浙東開

山路七百里攻剽福建諸州 九月平盧軍奏節度使宋威薨

辛丑以諸道行營招討使曾元裕領平盧節度使 壬寅曹

翔暴薨丙午昭義兵大掠晉陽坊市民自共擊之殺千餘人乃

潰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李蔚罷為東都留守以吏部尚書鄭

從謹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從謹餘慶之孫也 以戶部尚書

判戶部事李都同平章事兼河中節度使 冬十月詔昭義節

度使李鈞幽州節度使李可舉與吐谷渾酋長赫連鐸白義誠

沙陀酋長安慶薩葛酋長米海萬合兵討李國昌父子於蔚州

十一月甲午岢嵐軍翻城應沙陀丁未以河東宣慰使崔季康

為河東節度代北行營招討使沙陀攻石州庚戌崔季康救之

十二月甲戌黃巢陷福州觀察使韋岫棄城走 南詔使者

趙宗政還其國中書不荅督爽牒但作西川節度使崔安潛書

意使安潛荅之 崔季康及昭義節度使李鈞與李克用戰於

洪谷兩鎮兵敗鈞戰死昭義兵還至代州士卒剽掠代州民殺

之殆盡餘衆自鷓鳴谷走歸上黨 王郢之亂臨安人董昌以

士團討賊有功補石鏡鎮將是歲曹師雄寇掠二浙杭州募諸

縣鄉兵各千人以討之昌與錢塘劉孟安阮結富陽閩人字鹽官
徐及新城杜稜餘杭凌文舉臨平曹信各為之都將號杭州八
都昌為之長其後宇卒錢塘人成及代之臨安人錢鏐以驍勇
事昌以功為石鏡都知兵馬使

六年春正月魏王侑薨 鎮海節度使高駢遣其將張璘梁續
分道擊黃巢屢破之降其將秦彥異師鐸李罕之許勅等數十
人巢遂趣廣南彥徐州人師鐸冤句人罕之項城人也 賈宏
等未至南詔相繼卒於道中從者死亦大半時辛讜已病風痺
召攝巡官徐雲虔執其手曰讜已奏朝廷發使入南詔而使
相繼物故奈何吾子既仕則思徇國能為此行乎讜恨風痺不
能拜耳因嗚咽流涕雲虔曰士為知己死明公見辟恨無以報
德敢不承命謹喜厚具資裝而遣之二月丙寅雲虔至善闡城

驃信見大使抗禮受副使以下拜已已驃信使慈雙羽楊宗就館謂雲虔曰貴府牒欲使驃信稱臣奉表貢方物驃信已遣人自西川入唐與唐約為兄弟不則舅甥夫兄弟舅甥書幣而已何表貢之有雲虔曰驃信既欲為弟為甥驃信景莊之子景莊豈無兄弟於驃信為諸父驃信為君則諸父皆稱臣況弟與甥乎且驃信之先由大唐之命得合六詔為一恩德深厚中間小忿罪在邊鄙今驃信欲修舊好豈可違祖考之故事乎順祖考孝也事大國義也息戰爭仁也審名分禮也四者皆令德也可不勉乎驃信待雲虔甚厚雲虔留善闡十七日而還驃信以木夾二授雲虔其一上中書嗣下其一牒嶺南西道然猶未肯奉表稱貢 辛未河東軍至靜樂士卒作亂殺孔目官石裕等壬甲崔季康逃歸晉陽甲戌成都頭張錯郭朏帥行營兵攻東陽門

入府殺季康辛巳以陝虢觀察使高潯為昭義節度使以邠寧
節度使李德為河東節度使 三月天平軍節度使張勣薨將
崔君裕自知州事淄州刺史曹全勗討誅之 夏四月庚申朔
日有食之 西川節度使崔安潛到官不詰盜蜀人怪之安潛
曰盜非所由通容則不能為今窮覈則應坐者衆搜捕則徒為
煩擾甲子出庫錢千五百緡分置三市置榜其上曰有能告捕
一盜賞錢五百緡盜不能獨為必有侶侶者告捕釋其罪賞同
平人未幾有捕盜而至者盜不服曰汝與我同為盜十七年賊
皆平分汝安能捕我我與汝同死耳安潛曰汝既知吾有榜何
不捕彼以來則彼應死汝受賞矣汝既為所先死復何辭立命
給捕者錢使盜視之然後凸盜於市并滅其家於是諸盜與其
侶互相疑無地容足夜不及且散逃出境境內遂無一人之盜

安潛以蜀兵怯弱奏遣大將齎牒詣陳許諸州募壯士與蜀人相雜訓練用之得三千人分爲三軍亦戴黃帽號黃頭軍又奏乞洪州弩手教蜀人用弩走丸而射之選得千人號神機弩營蜀兵由是浸彊 涼王佹薨 上以群盜爲憂王鐸曰臣爲宰相之長在朝不足分陛下之憂請自督諸將討之乃以鐸守司徒兼侍中充荆南節度使南面行營招討都統 五月辛卯敕賜河東軍士銀牙將賀公雅所部士卒作亂焚掠三城執孔目官王敬送馬步司節度使李係與監軍自出慰諭爲之斬敬於牙門乃定 泰寧節度使李係晟之曾孫也有口才而實無勇略王鐸以其家世良將奏爲行營副都統兼湖南觀察使使將精兵五萬井土團屯潭州以塞嶺北之路拒黃巢 河東都虞候每夜密捕賀公雅部卒作亂者族滅之丁巳餘黨近百人稱報冤

將大掠三城焚馬步都虞候張錯府城都虞候郭咄家節度使李俛下令以軍府不安曲順軍情收錯咄斬於牙門并逐其家以賀公雅為馬步都虞候錯咄臨刑泣言於衆曰所殺皆捕盜司密申今日冤死獨無烈士相救乎於是軍士復大譟篡取錯咄歸都虞候司尋下令復其舊職并召還其家收捕盜司元義宗等三十餘家誅滅之已未以馬步都教練使朱玫等為三城斬斫使將兵分捕報冤將悉斬之軍城始定 黃巢與浙東觀察使崔璆嶺南東道節度使李迢書求天平節度使二人為之奏聞朝廷不許巢復上表求廣州節度使上命大臣議之左僕射于琮以為廣州市舶寶貨所聚豈可令賊得之亦不許乃議別除官六月宰相請除巢率府率從之 河東節度使李俛以軍府數有亂稱疾請尋醫敕以代州刺史康傳圭為河東行軍

通鑑三百五十一
司馬徵侃詣京師秋八月甲子侃發晉陽尋以東都留守李蔚
同平章事充河東節度使 鎮海節度使高駢奏請以權舒州
刺史郎幼復充留後守浙西遣都知兵馬使張璘將兵五千於
郴州守險兵馬留後王重任將兵八千於循潮二州邀遮臣將
萬人自大庾嶺趣廣州擊黃巢巢聞臣往必當遁逃乞敕王鐸
以所部兵三萬於梧昭桂永四州守險詔不許 九月黃巢得
率府率告身大怒詬執政急攻廣州即日陷之執節度使李迢
轉掠嶺南州縣巢使迢草表述其所懷迢曰予代受國恩親戚
滿朝腕可斷表不可草巢殺之 冬十月以鎮海節度使高駢
爲淮南節度使充鹽鐵轉運使以涇原節度使周寶爲鎮海節
度使以山南東道行軍司馬劉巨容爲節度使寶平州人也
黃巢在嶺南士卒罹瘴疫死者什三四其徒勸之北還以圖大

事巢從之自桂州編大柁數千乘暴水出湘江而下歷衡永州
癸未抵潭州城下李係嬰城不敢出戰巢急攻一日陷之係奔
朗州巢盡殺戍兵流尸蔽江而下尚讓乘勝進逼江陵衆號五
十萬時諸道兵未集江陵兵不滿万人王鐸留其將劉漢宏守
江陵自帥衆趣襄陽去欲會劉巨容之師鐸既去漢宏大掠江
陵焚蕩殆盡士民逃竄山谷會大雪僵尸滿野後旬餘賊乃至
漢宏兗州人也帥其衆北歸為群盜 閏月丁亥朔河東節度
使李蔚有疾以供軍副使李邵權觀察留後監軍李奉臯權兵
馬留後已丑蔚薨都虞候張錯郭咄等署狀納邵以少尹丁球
知觀察留後 十一月戊午以定州已來制置使萬年王處存
為義武節度使河東行軍司馬鴈門關已來制置使康傳圭為
河東節度使 黃巢北趣襄陽劉巨容與江西招討使淄州刺

史曹全最合兵屯荆門以拒之賊至巨容伏兵林中全最以輕
騎逆戰陽不勝而走賊追之伏發大破賊衆乘勝逐北比至江
陵俘斬其什七八巢與尚讓收餘衆度江東走或勸巨容窮追
賊可盡也巨容曰國家喜負人有急則撫存將士不愛官賞事
寧則弃之或更得罪不若留賊以爲富貴之資衆乃止全最度
江追賊會朝廷以泰寧都將段彥謨代爲招討使全最亦止由
是賊勢復振攻鄂州陷其外郭轉掠饒信池宣歙杭等十五州
衆至二十萬 康傳圭自代州赴晉陽庚辰至烏城驛張錯郭
岫出迎亂刀斫殺之至府又族其家 十二月以王鐸爲太子
賓客分司 初兵部尚書盧攜嘗薦高駢可爲都統至是駢將
張璘等屢破黃巢乃復以攜爲門下侍郎平章事凡關東節度
使王鐸鄭畋所除者多易置之 是歲桂陽賊陳彥謙陷柳州

殺刺史董岳

廣明元年春正月乙卯朔改元 沙陀入鴈門關寇忻代二月
庚戌沙陀二萬餘人逼晉陽辛亥陷太谷遣汝州防禦使博昌
諸葛爽帥東都防禦兵救河東 河東節度使康傳圭專事威
刑多復仇怨強取富人財遣前遮虜軍使蘇弘軫擊沙陀於太
谷至秦城遇沙陀戰不利而還傳圭怒斬弘軫時沙陀已還代
北傳圭遣都教練使張彥球將兵三千追之壬戌至百井軍變
還趣晉陽傳圭閉城拒之亂兵自西明門入殺傳圭監軍周從
寓自出慰諭乃定以彥球爲府城都虞候朝廷聞之遣使宣慰
曰所殺節度使事出一時各宜自安勿復憂懼 左拾遺侯昌
業以盜賊蒲關東而上不親政事專務遊戲賞賜無度田令致
專權無上天文變異杜稷將危上䟽極諫上大怒召昌業至內

侍省賜死 上善騎射劍槊法筭至於音律捕博無不精妙好蹴鞠鬪雞與諸王賭鵝鵝一頭至直五十緡尤善擊毬嘗謂優人石野猪曰朕若應擊毬進士舉須為狀元對曰若遇堯舜作禮部侍郎恐陛下不免駁放上笑而已度支以用度不足奏借富戶及胡商貨財敕借其半鹽鐵轉運使高駢上言天下盜賊蜂起皆出於飢寒獨富戶胡商未耳乃止高駢奏改楊子院為發運使 三月庚午以左金吾大將軍陳敬瑄為西川節度使敬瑄許州人田令孜之兄也初崔安潛鎮許昌令孜為敬瑄求兵馬使安潛不許敬瑄因令孜得隸左神策軍數歲累遷至大將軍令孜見關東群盜日熾陰為幸蜀之計奏以敬瑄及其腹心左神策大將軍楊師立牛勗羅元杲鎮三川上令四人擊毬賭三川敬瑄得第一籌即以爲西川節度使代安潛 辛未以門

下侍郎同平章事鄭從讜同平章事充河東節度使康傳圭既死河東兵益驕故以宰相鎮之使自擇參佐從讜奏以長安令王調爲節度副使前兵部員外郎史館修撰劉崇龜爲節度判官前司勳員外郎史館修撰趙崇爲觀察判官前進士劉崇魯爲推官時人謂之小朝廷言名士之多也崇龜崇魯政會之七世孫也時承晉陽新亂之後日有殺掠從讜貌溫而氣勁多謀而善斷將士欲爲惡者從讜輒先覺誅之姦猾惕息爲善者撫待無疑知張彥球有方略百井之變非忤心獨推首亂者殺之召彥球慰諭悉以兵柄委之軍中由是遂安彥球爲從讜盡死力卒獲其用淮南節度使高駢遣其將張璘等擊黃巢屢捷盧攜奏以駢爲諸道行營兵馬都統駢乃傳檄徵天下兵且廣召募得土客之兵共七萬威望大振朝廷深倚之安南軍亂節度使曾

袞出城避之諸道兵戍邕管者往往自歸 夏四月丁酉以太僕
卿李琢爲蔚朔等州招討都統行營節度使琢聽之子也 張璘
度江擊賊帥王重霸降之屢破黃巢軍巢退保饒州別將常宏以
其衆數萬降璘攻饒州克之巢走時江淮諸軍屢奏破賊率皆不
實宰相以下表賀朝廷差以自安 以李琢爲蔚朔節度使仍充
都統 以楊師立爲東川節度使牛勗爲山南西道節度使 以
諸葛爽爲北面行營副招討 初劉巨容旣還襄陽荆南監軍楊
復光以忠武都將宋浩權知府事泰寧都將段彥謩以兵守其城
詔以浩爲荆南安撫使彥謩恥居其下浩禁軍士剪伐街中槐柳
彥謩部卒犯令浩杖其背彥謩怒挾刃馳入并其二子殺之復光
奏浩殘酷爲衆所誅詔以彥謩爲朗州刺史以工部侍郎鄭紹業
爲荆南節度使 五月丁巳以汝州防禦使諸葛爽爲振武節度

使 劉漢宏之黨浸盛侵掠宋兗甲子徵東方諸道兵討之

黃巢屯信州遇疾疫卒徒多死張璘急擊之巢以金啗璘且致書請降於高駢求駢保奏駢欲誘致之許爲之求節鉞時昭義感化義武等軍皆至淮南駢恐分其功乃奏賊不日當平不煩諸道兵請悉遣歸朝廷許之賊訶知諸道兵已北度淮乃告絕於駢且請戰駢怒令璘擊之兵敗璘死巢勢復振 乙亥以樞密使西門思恭爲鳳翔監軍丙子以宣徽使李順融爲樞密使皆降白麻於閤門出案與將相同 西川節度使陳敬瑄素微賤報至蜀蜀人皆驚莫知爲誰有青城妖人乘其聲勢帥其黨詐稱陳僕射止逆旅呼巡虞候索白馬甚急馬步使瞿大夫覺其妄執之沃以狗血即引服悉誅之六月庚寅敬瑄至成都黃巢別將陷睦州婺州 盧攜病風不能行謁告已亥始入對

通鑑三百五十一
五
敕勿拜遣二黃門掖之攜內挾田令孜外倚高駢上寵遇甚厚
由是專制朝政高下在心既病精神不宐事之可否決於親吏
楊溫李修貨賂公行豆盧瑑無它才專附會攜崔沆時有啓陳
常爲所沮 庚子李琢奏沙陀二千來降琢將兵萬人屯代州
與盧龍節度使李可舉吐谷渾都督赫連鐸共討沙陀李克用
遣大將高文集守朔州自將其衆拒可舉於雄武軍鐸遣人說
文集歸國文集執克用將傅文達與沙陀酋長李友金薩葛都
督米海萬安慶都督史敬存皆降於琢開門迎官軍友金克用
之族父也 庚戌黃巢攻宣州陷之 劉漢宏南掠申光 趙
宗政之還南詔也西川節度使崔安潛表以崔澹之議爲是且
曰南詔小蠻本雲南一郡之地今遣使與和彼謂中國爲怯復
求尚主何以拒之上命宰相議之盧攜豆盧瑑上言大中之末

府庫充實自咸通以來蠻兩陷安南邕管一入黔中四犯西川
徵兵運糧天下疲弊踰十五年租賦大半不入京師三使內庫
由茲虛竭戰士死於瘴癘百姓困爲盜賊致中原榛杞皆蠻故
也前歲冬蠻不爲寇由趙宗政未歸去歲冬蠻不爲寇由徐雲
虔復命蠻尚有異望今安南子城爲叛卒所據節度使攻之未
下自餘戍卒多已自歸邕管客軍又減其半冬期且至儻蠻寇
侵軼何以支梧不若且遣使臣報復縱未得其稱臣奉貢且不
使之懷怨益深堅決犯邊則可矣乃作詔賜陳敬瑄許其和親
不稱臣令敬瑄錄詔白并移書與之仍增賜金帛以嗣曹王龜
年爲宗正少卿充使以徐雲虔爲副使別遣內使共齎詣南詔
秋七月黃巢自采石度江圍天長六合兵勢甚盛淮南將畢
師鐸言於高駢曰朝廷倚公爲安危今賊數十萬衆乘勝長驅

通鑑三百五十五
五
若涉無人之境不據險要之地以擊之使踰長淮不可復制必
爲中原大患駢以諸道兵已散張璘復死自度力不能制畏怯
不敢出兵但命諸將嚴備自保而已且上表告急稱賊六十餘
萬屯天長去臣城無五十里先是盧攜謂駢有文武長才若悉
委以兵柄黃巢不足平朝野雖有謂駢不足恃者然猶庶幾望
之及駢表至上下失望人情大駭詔書責駢散遣諸道兵致賊
乘無備度江駢上表言臣奏聞遣歸亦非自專今臣竭力保衛
一方必能濟辦但恐賊逸邈過淮宜急敕東道將士善爲禦備
遂稱風痺不復出戰 詔河南諸道發兵屯澠水秦寧節度使
齊克讓屯汝州以備黃巢 辛酉以淄州刺史曹全勗爲天平
節度使兼東面副都統 劉漢宏請降戊辰以爲宿州刺史
李克用自雄武軍引兵還擊高文集於朔州李可舉遣行軍司

馬韓玄紹邀之於藥克嶺大破之殺七千餘人李盡忠程懷信
皆死又敗之於雄武軍之境殺萬人李琢赫連鐸進攻蔚州李
國昌戰敗部衆皆潰獨與克用及宗族北入達靺詔以鐸爲雲
州刺史大同軍防禦使吐谷渾白義成爲蔚州刺史薩葛米海
萬爲朔州刺史加李可舉兼侍中達靺本靺鞨之別部也居于
陰山後數月赫連鐸陰賂達靺使取李國昌父子李克用知之
時與其豪帥遊獵置馬鞭木葉或懸針射之無不中豪帥心服
又置酒與飲酒酣克用言曰吾得罪天子願效忠而不得今聞
黃巢北來必爲中原患一旦天子若赦吾罪得與公輩南向共
立大功不亦快乎人生幾何誰能老死沙磧邪達靺知無留意
乃止 八月甲午以前西川節度使崔安潛爲太子賓客分司
九月東都奏汝州所募軍李光庭等五百人自代州還過東

通鑑二百五十三
都燒安喜門焚掠市肆由長夏門去 黃巢衆號十五萬曹全
最以其衆六千與之戰頗有殺獲以衆寡不敵退屯泗上以俟
諸軍至併力擊之而高駢竟不之救賊遂擊全最破之 徐州
遣兵三千赴泐水過許昌徐卒素名凶悖節度使薛能自謂前
鎮彭城有恩信於徐人館之毬場及暮徐卒大譟能登子城樓
問之對以供備踈闕慰勞久之方定許人大懼時忠武亦遣大
將周岌詣泐水行未遠聞之夜引兵還比明入城襲擊徐卒盡
殺之且怨能之厚徐卒也遂逐之能將奔襄陽亂兵追殺之并
其家岌自稱留後汝鄭把截制置使齊克讓恐為岌所襲引兵
還兗州於是諸道兵屯泐水者皆散黃巢遂悉衆度淮所過不
虜掠惟取丁壯以益兵 先是徵振武節度使吳師泰為左金
吾大將軍以諸葛爽代之師泰見朝廷多故使軍民上表留已

冬十月復以師泰為振武節度使以爽為夏綏節度使黃巢陷申州遂入潁宋徐充之境所至吏民逃潰群盜陷澧州殺刺史李詢判官皇甫鎮鎮舉進士三十三上不中第詢辟之賊至城陷鎮走問人曰使君免乎曰賊執之矣鎮曰吾受知若此去將何之遂還詣賊竟與同死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五十三